

目錄

未曾寫成之序

——卽以此代序

『現在應該做序了，』我想。

『柚子沒有序，黃金初版沒有序，再版的黃金無論如何應該有一篇序了，』我想。

於是我展開了稿紙，提起筆來。

我思索怎樣着手寫序了。

憤怒的思想突然充滿了我的腦子，我寫了：『我，王魯彥，是中國第一個作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作家——……

『我的作品不堪言說的美，內容不堪言說的豐富——……

「我的筆尖有無窮的力！……

「世界在我的筆下旋轉！……

「哈，人類！微小的人類！……

於是我笑了。

第一次的序到此便告了終結。我必須從新思索了。

悲哀從我心的深處湧了出來，我換了一張紙，寫了下來：

「我，黃金的作者，是最卑劣的一個！……

「我的作品是不堪言說的醜陋……」

我又笑了。

第二次的序也就告了終結。我又必須從新思索了。

時計在桌上切側切側的響着，我看見了中山先生的肖像，下面是兩個英文字：Swiss Made。

「有了，」我想。

我提起筆來，去裝墨水，看見了我的自來水筆套上「Parker」在亮晶晶地發光，「Ideal」危然站在墨水匣邊上。

「更有了，」我想。

我換了一張新的稿紙。

我發見稿紙右端有七個細小的字：「二十字詰各十行」。

我不明白這幾個字的意義，抬起頭來，看見了一個滿是墨漬的銅筆架，插着四支毛筆，筆桿上刻着細削的字：「上品鷄狼毫」。離開筆架不遠的地方放着一隻被煙油薰黃了的銅墨盒。上面刻着兩個空心字：「吉利」。

「做序的資料更有了，」我想。

這樣的想着，我的目光忽然遇到了一個時裝的女人的肖像，上面

兩個非常熟悉的英文字『my Dear』

一種難以遏制的慾望便澎漲起來，我急速地取了一支香煙在手裏，從紅色黑字的『利國』火柴匣中，抽出一支火柴，擦的燃起，吸起紙煙來。

紙煙燃着的一端，漸漸變成了灰白色的煙灰，『MY DEAR』漸漸殘缺，女人的肖像不久也冒煙了。

那煙是異樣的可愛：青白的顏色，分成幾岔，灣灣曲曲地在我的面前盤繞着，消失着，陸續地散發着。

我望着望着，眼睛漸漸模糊了……

是在一間極大的辦公廳裏。冷清清的沒有什麽人。我坐在桌子前，握着筆，預備寫一篇序。

長方桌和椅子前後左右擺着。有幾張桌上雜亂地堆積着案卷。左

邊的桌上還昂然坐着一頂尖削的瓜皮小帽。那邊的衣架戴着三五頂大帽，披着長衫和洋裝。房子是中國式的，但窗子却是洋式，又大又多，玻璃窗可以往上推，可以往下扯。粉刷的天花板有幾處染上了很大的霉漬。

忽然，合拍的哨子聲和大聲的呼喊響了。

我惘然站了起來。

壁上的時鐘指出六點零五十分。

是同事們操練拳術的時候了。

我想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和帝國主義開戰的未來……

我不想繼續我的序，不自主的踱出了辦公廳，往操場走去。

但早操的時間已過，同事們簇擁着回來了。許多人都滿面流着汗

這時正是夏天開始的時候，天氣已經一天比一天炎熱。

辦公廳突然緊張起來，熱鬧得非常。

到處擾攘而且擾攘。

「今天再也沒有清靜的機會，讓我做序了！」

我想着，走近了操場。

我的心起了異樣的感覺：

操場上跪着一隊衞兵，捧着鎗，瞄準着，扳動着鎗機。

威嚴而且嚇人。

「做序的材料又多了一種了，」我想。

我離開了操場，向別一條路走去。

那是水榭。

我沉思着……

我聽見樂器的聲音了。那是從水榭旁的音樂室裏發出來的：有人

在奏『三娘敎子』；風琴提琴，二胡和笛子合奏着。隨後細而且高的假裝女人的喉嚨唱了……

『哈哈哈！……』

我忽然聽見大聲的軋軋軋軋的聲音，清醒而且笑了。

是在冬天的一個晚上。朋友們都已睡熟。我獨自伏在桌上。我的手臂下舖着已經寫過和未曾寫過的稿紙——我是想給黃金做一篇序的。

『現在是不能不做了，材料更有了！』我想。

但這樣想着，軋軋軋軋的聲音愈加洪大了。那是附近電燈廠電機的聲音。牠軋軋軋軋的響着，在擾亂我的思想。

我異常的憤怒……

我的桌上的油燈漸漸暗淡了下去……

但憤怒又立刻平息了。我有了新的思想：

「這個世界上畢竟有了幾盞電燈了！」

我已非常的疲倦。

好好地給黃金寫一篇序，似乎不可能了。我不再寫未曾寫成的序。這原是不需要怎樣的堂皇。寫一篇短短的文字，記述記述未曾寫成序文的經過，代替了序，該是可以的罷。

我喜歡這樣。

因為雖然是代序，也就是序了！

一九二八，十一，二十八。

黃金

陳四橋雖然是一個偏僻冷靜的鄉村，四面圍着山，不通輪船，不通火車，村裏的人不大往城裏去，城裏的人也不大到村裏來，但每一家人家却是設着無線電話的，關於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無論大小，他們立刻就會知道，而且，這樣的詳細，這樣的清楚，彷彿是他們自已做的一般。例如，一天清晨，桂生嬸提着一籃衣服到河邊去洗濯，走到大門口，遇見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裏出來，一眼瞥去，看見他手中拿着一個白色的信封，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來了信了，眼光轉到他的臉上去，看見如史伯伯低着頭一聲不響的走着，她就知道他的兒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倘若她再叫一聲說，『如史伯伯，近來

蘿菔很便宜，今天我和你去合買一擔來好不好？』如史伯伯搖一搖頭，微笑着說，『今天不買，我家裏還有菜吃，』於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最近沒有錢寄來，他家裏的錢快要用完，快要……快要……了。

不到半天，這消息便會由他們自設的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由家家戶戶的門縫裏窗隙裏鑽了進去，彷彿陽光似的，風似的。

的確，如史伯伯手裏拿的是他兒子的信；一封不很如意的信，最近，信中說，不能寄錢來；的確，如史伯伯的錢快要用完了，快要……快要……

如史伯伯很憂鬱，他一回到家裏便倒在籐椅上，躺了許久，隨後便在房子裏踱來踱去，苦惱地默想着。

『悔不該把這些重擔完全交給了伊明，把自己的職務辭去，現

便在房子裏踱來踱去，苦惱地默想着。

『悔不該把這些重擔完全交給了伊明，把自己的職務辭去，現在……』他想，『現在不到二年便難以維持，便要搖動，便要撑持不來原先的門面了……悔不該——但這有什麽法子想呢？我自己已是這樣的老，這樣的衰，講了話馬上就忘記，算算賬常常算錯，走路又踉踉蹌蹌，誰喜歡我去做賬房，誰喜歡我去做跑街，誰喜歡我……誰喜歡我呢？』

如史伯伯想到這里，憂鬱地舉起兩手往頭上去抓，但一觸着頭髮脫了頂的光滑的頭皮，他立刻就縮回了手，嘆了一口氣。這顯然是悲哀侵佔了他的心，覺得自己老得不堪了。

『你總是這樣的不快樂，』如史伯母忽然由廚房裏走出來，說。她還沒有像如史伯伯那麽老，很有精神，一個肥胖的女人，但頭髮也有幾莖白了。『你父母留給我們的祇有一間破屋，一口破衣櫥，一張舊牀，幾條板凳，沒有田，沒有多的屋，現在，我們已把家庭弄得安安

穩穩，有了十幾畝田，有了幾間新屋，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有，不必再向人家去借，只有人家向我們借，兒子讀書知禮，又很勤苦——弄到這步田地，也够滿意了，你還只是這樣憂鬱的做什麼！』

『我沒有什麼不滿意，』如史伯伯假裝出笑容，說，『也沒有什麼不快樂。只是在外面做事慣了，有吃有笑有看，住在家裏冷清清的，沒有趣味，所以常常想，最好是再出去做幾年事，而且，兒子書雖然讀了多年，畢竟年紀還輕，我不妨再幫他幾年。』

『你總是這樣的想法，兒子够能幹了，放心罷。——哦，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忘記告訴你了：我看見伊明帶了一頂五光十色的帽子，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後面七八個人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我嚇了一跳，醒來了。但是醒後一想，這是一個好夢：伊明帶着五光十色的帽子，顯然是做了官了；沉重的棺材，明明就是做官得來的大財。這幾天，伊明一定有銀信寄到的了。』如史伯母說着，不知不覺地眉飛目

跳，醒來了。但是醒後一想，這是一個好夢：伊明帶着五光十色的帽子，顯然是做了官了；沉重的棺材，明明就是做官得來的大財。這幾天，伊明一定有銀信寄到的了。』如史伯母說着，不知不覺地眉飛目舞的歡喜起來。

聽了這個，如史伯伯的臉上也現出了一陣微笑，他相信這帽子確是官帽，棺材確是財。但忽然想到剛纔接得的信，不由得又憂鬱起來，臉上的笑容又飛散了。

『這幾天一定有錢寄到的，這是一個好夢。』他又勉強裝出笑容，說。

剛纔接到了兒子一封信，他沒有告訴她。

第二天午後，如史伯母坐在家裏寂寞不過，便走到阿彩嬸家裏去。阿彩嬸平日和她最談得來，時常來往，她們兩家在陳四橋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但今天不知怎的，如史伯母一進門，便覺得有點異樣：那時阿彩嬸正側面的立在衖子那一頭，忽然轉過身去，往裏走

了。

『阿彩嬸，午飯吃過嗎？』如史伯母叫着說。

阿彩嬸很慢很慢的轉過頭來，說，『啊，原來是如史伯母，你坐一坐，我到裏間去去就來。』說着就進去了。

如史伯母是一個聰明人，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種異樣：阿彩嬸平日看見她來了，總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的說個不休，做衣的時候，放下針線，吃飯的時候，放下碗筷，今天只隔幾步路側着面立着，竟會不曾看見，喊她時，她只掉過頭來，說你坐一坐就走了進去，這顯然是對她冷淡了。

她悶悶地獨自坐了約莫十五分鐘，阿彩嬸纔從裏面慢慢的走了出來。

『眞該死！他平信也不來，銀信也不來，家裏的錢快要用完了也

不管！』阿彩嬸劈頭就是這樣說。『他們男子都是這樣，一出門，便

不管！』阿彩嬸劈頭就是這樣說。『他們男子都是這樣，一出門，便任你是父親母親，老婆子女，都丟開了！』

『不要着急，阿彩叔不是這樣一個人。』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說。但同時，她又覺得奇怪了：十天以前，阿彩嬸曾親自對她說過，她還有五百元錢存在裕生木行裏，家裏還有一百幾十元，怎的今天忽然說快要用完了呢？……

過了一天，這消息又因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了：如史伯伯接到兒子的信後，愁苦得不得了，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嬸那里去借錢，但被阿彩嬸拒絕了。

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板陳雲廷的第三個兒子結婚的日子，滿屋都掛着燈結着彩，到的客非常之多。陳四橋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紅紅綠綠，不是綢的便是緞的。對着外來的客，他們常露着一種驕矜的神

氣，彷彿說：你看，裕生老板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而我們，就是他的同族！

如史伯伯也到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縐棉袍，玄色大花的花緞馬褂。他在陳四橋的名聲本是很好，而且，年紀都比別人大，除了一個七十歲的阿瑚先生。因此，平日無論走到那里，都受族人的尊敬。但這一天不知怎的，他覺得別人對他冷淡了，尤其是當大家笑嘻嘻地議論他灰色湖縐棉袍的時候。

『阿，如史伯伯，你這件袍子變了色了，黃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說。

『眞是，這樣舊的袍子還穿着，也太儉省了，如史伯伯！』綽號叫做小耳朵的珊貴說，接着便是一陣冷笑。

『年紀老了還要什麽好看，隨隨便便算了，還做什麽新的，知道

我還能活……』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說到『活』字便停

我還能活……』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說到『活』字便停了口。

『老年人都是這樣想，但兒子總應該做幾件新的給爹娘穿。』

『你聽，這個人專門說些不懂世事的話，阿凌哥！』如史伯伯聽見背後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人這樣說。『現在的世界，祇有老子養兒子，還有兒子養老子的嗎？你去打聽打聽，他兒子出門了一年多，寄了幾個錢給他了！年輕的人一有了錢，不是賭就是嫖，還管什麼爹娘！』接着就是一陣冷笑。

如史伯伯非常苦惱，也非常生氣，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人家的奚落。的確，他想，兒子出門一年多，不曾寄了多少錢回家，但他是一個勤苦的孩子，沒有一刻忘記過爹娘，誰說他是喜歡賭喜歡嫖的呢？

他生着氣踱到別一間房子裏去了。

喜酒開始，大家嚷着『坐，坐，』便都一一的坐在桌邊，沒有誰提到如史伯伯，待他走到，爲老年人而設，地位最尊敬，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滿了人，次一點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滿，只有第四桌的下位還空着一位。

『我坐到這一桌來，』如史伯伯說着，沒有往凳上坐。他想，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見他來了，一定會讓給他的。但是品生看見他要坐到這桌來，便假裝着不注意，和別個談話了。

『我坐到這一桌來，』他重又說了一次，看有人讓位子給他沒有。

『我讓給你，』坐在旁邊，比上位卑一點地方的阿琴看見品生故意裝做不注意，過意不去，站起來，坐到下位去，說。

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但這侮辱是這樣的難以忍受，他然乎要舉

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但這侮辱是這樣的難以忍受，他然乎要舉起拳頭敲碗盞了，

『品生是什麽東西！』他憤怒的想，『三十幾歲的木匠！他應該叫我伯伯！平常對我那樣的恭敬，而今天，竟敢坐在我的上位！狗！狗！……』

他覺得隔座的人都詫異的望着他，便低下了頭。

平常，大家總要談到他，當面稱讚他的兒子如何的能幹，如何的孝順，他的福氣如何的好，名譽如何的好，又有田又有錢；但今天座上的人都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只是講些別的話。

沒有終席，如史伯伯便推說已經吃飽，鬱鬱的起身回家。甚至沒有走得幾步，他還聽見背後一陣冷笑，彷彿正是對他而發的。

『品生這狗！我有一天總得報復他！』回到家裏，他氣憤憤的對如史伯母說。

如史伯母聽見他坐在品生的下面，幾乎氣得要哭了。

『他們明明是有意欺侮我們！』她頓着聲說，『咳，運氣不好，兒子沒有錢寄家，人家就看不起我們，欺侮我們了！你看，這班人多麼會造謠言：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嬸那里去了一次，竟說我是向她借錢去的，怪不得她許久不到我這里來了，見面時總是冷淡淡的。』

『伊明再不寄錢來，眞是要倒霉了！你知道，家裏只有十幾元錢了，天天要買菜買東西，如何混得下去！』

如史伯伯說着，又憂鬱起來，他知道這十幾元錢用完時，是沒有地方去借的，雖然陳四橋儘多有錢的人家，但他們都像蟲一樣的小器，你還沒有開口，他們就先說他們怎樣的窮了。

三天過去，第四天晚上，如史伯伯最愛的十五歲小女兒放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忍不住大哭了。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傷心，看

見最鍾愛的女兒哭了起來，他們連忙撫慰着她，問她什麼。過了許久，幾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淚了，她纔停止啼哭，嗚嗚咽咽地說：

『在學校裏，天天有人問我，我的哥哥寫信來了沒有，寄錢回來了沒有。許多同學，原先都是和我很要好的，但自從聽見哥哥沒有寄錢來，都和我冷淡了，而且還不時的譏笑地對我說，你明年不能讀書了，你們要倒霉了，你爹娘生了一個這樣的兒子！……先生對我也不和氣了，他總是天天罵我愚蠢……我沒有做錯的功課，他也說我做錯了……今天，他出了一個題目，叫做『冬天的鄉野，』我做好交給他看，他起初稱讚說，做得很好，但忽然發起氣來，說我是抄的！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抄來，有沒有證據，他回答不出來，反而愈加氣怒，不由分說，拖去打了二十下手心，還叫我面壁一點鐘……』她說到這里又哭了，『他這樣寃枉我……我不願意再到那里讀書去了！……』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如史伯母也只會跟着哭。他們都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氣：對於有錢人家的孩子一向和氣，對於沒有錢人家的孩子只是罵打的，無論他錯了沒有。

『什麽東西！一個連中學也沒有進過的光蛋！』如史伯伯拍着桌子說：『只認得錢，不認得人，配做先生！』

『說來說去，又是自己窮了，兒子沒有寄錢來！咳，咳！』如史伯母揩着女兒的眼淚說，『明年讓你到縣裏去讀，但願你哥哥在外面弄得好！』

一塊極其沉重的石頭壓在如史伯伯夫妻的心上似的，他們都幾乎透不過氣來了。眞的窮了嗎？當然不窮，屋子比人家精緻，田比人家多，器用什物比人家齊備，誰說窮了呢？但是，但是，這一切不能拿去當賣！四周的人都睜着眼睛看着你，如果你給他們知道，那麽你眞

的窮了，比討飯的還要窮了！討飯的，人家是不敢欺侮的；但是你，一家中等人家，如果給了他們一點點，只要一點點，窮的預兆，那麼什麼人都要欺侮你了，比對於討飯的，對於狗，還利害！……

過去了幾天憂鬱的時日，如史伯伯的不幸又來了。

他們夫妻兩個只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出了門，大女兒出了嫁，現在住在家裏的只有三個人。如果說此外還有，那便只有那四年輕的黑狗了。來法，這是黑狗的名字。牠生得這樣的伶俐，這樣的可愛；牠日夜只是躺在門口，不常到外面去找情人，或去偷別人家的東西吃。遇見熟人或是面貌和善的生人，牠仍躺着讓他進來，但如果遇見一個壞人，無論他是生人或熟人，他遠遠的就嗥了起來，如果沒有得到主人的許可，他就想進來，那麼牠就會跳過去咬那人的衣服或脚跟。的確奇怪，牠不曉得是怎樣辨別的，好人或壞人，而牠的辨

別，又竟和主人所知道的無異。夜裏，如果有什麼聲響，牠便站起來四處巡行，直至遇見了什麼意外，牠纔嗥，否則是不做聲的。如史伯伯一家人是這樣的愛牠，與愛一個二三歲的小孩一般。

一年以前，如史伯伯做六十歲生辰那一天，來了許多客。有一家人家差了一個曾經偷過東西的人來送禮，一到門邊，來法就一聲不響的跳過去，在他的脚骨上咬了一口。如史伯伯覺得牠這一天太兇了，在牠頭上打了一下，用繩子套了牠的頭，把牠牽到花園裏拴着，一面又連忙向那個人陪罪，拿藥給他敷。來法起初嗥着，掙扎着，但後來就躺下了。酒席散後，有的是殘肉殘魚，伊雲，如史伯伯的小女兒，拿去放在來法的面前喂牠吃，牠一點也不吃，只是躺着。伊雲知道牠生氣了，連忙解了牠的繩子。但牠仍舊躺着，不想吃。拖牠起來，推牠出去，牠也不出去。如史伯伯知道了，非常的感動，覺得這懲罰的確

太重了，走過去撫摩着牠，叫牠出去吃一點東西，牠這纔搖着尾巴走

太重了，走過去撫摩着牠，叫牠出去吃一點東西，牠這纔搖着尾巴走了。

『牠比人還可愛！』如史伯伯常常這樣的說。

然而不知怎的，牠這次遇了害了。

約莫在上午十點鐘光景，有人來告訴如史伯伯，說是來法跑到屠坊去拾肉骨吃，肚子上被屠戶阿灰砍了一刀，現在躺在大門口嗥着。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聽見都嚇了一跳，急急忙忙跑出去看，果然牠躺在那里嗥，渾身發着抖，流了一地的血。看見主人去了，牠掉轉頭來望着如史伯伯的眼睛。牠的目光是這樣的悽慘動人，彷彿知道自己就將永久離開主人，再也看不見主人，眼淚要湧了出來似的。如史伯伯看着心酸，如史伯母流淚了。他們檢查牠的肚子，割破了一尺多長的地方，腸都拖出來了。

『你回去，來法，我馬上給你醫好，我去買藥來。』如史伯伯推着牠說，但來法只是望着嗥着，不能起來。

如史伯伯沒法，急忙忙地跑到藥店裏，買了一點藥回來，給牠敷上，包上。隔了幾分鐘，他們夫妻倆出去看牠一次，臨了幾分鐘又出去看牠一次。吃中飯時，伊雲從學校裏回來了。她哭着撫摩着牠很久很久；如同親生的兄弟遇了害一般的傷心，看見的人也都心酸。看看牠哼得好一些，她又去拿了肉和飯給牠吃，但牠不想吃，只是望着伊雲。

下午二點鐘，牠哼着進來了，肚上還滴着血。如史伯母忙找了一點舊棉花舊布和草，給牠做了一個柔軟的躺的窩，推牠去躺着，但牠不肯躺。牠一直踱進屋後，滿房走了一遍，又出去了，怎樣留牠也留不住。如史伯母哭了。她說牠明明的知道自己不能活了，捨不得主人

和主人的家，所以又最後來走了一次，不願意自己骯髒地死在主人的家裏，又到大門口去躺着等死了，雖然已走不動。

不肯躺。牠一直踱進屋後，滿房走了一遍，又出去了，怎樣留牠也留不住。如史伯母哭了。她說牠明明的知道自己不能活了，捨不得主人和主人的家，所以又最後來走了一次，不願意自己骯髒地死在主人的家裏，又到大門口去躺着等死了，雖然已走不動。

果然，來法是這樣的，第二天早晨，他們看見牠吐着舌頭死在大門口了，地上還流了一地的血。

『我必須爲來法報仇！叫阿灰一樣的死法！』伊雲哭着，咒咀說。

『唉！不要做聲，伊雲，他是一個惡棍，沒有辦法的。受他欺侮的人何至數個！說來說去，又是我們窮了，不然他怎敢做這事情！……』說着，如史伯母也哭了起來。

聽見『窮』字，如史伯伯臉色漸漸青白了，他的心撞得這樣的利害：猶如雷雨狂至時，一個過路的客人用着全力急急地敲一家不相識者的門，恨不得立時衝進門去的一般。

在他的賬簿上，已只有十二元另幾角存款。而三天後，是他們遠祖的死忌，必須做兩桌羹飯；供過後，給親房的人吃，這里就須化六元錢。離開小年，十二月二十四，只有十幾天，在這十幾天內，店鋪都要來收賬，每一個收賬的人都將說，『中秋沒有付清，年底必須完全付清的，現在……』現在，現在怎麼辦呢？伊明不是來信說，年底不限定能夠張羅一點錢，在二十四以前寄到家嗎？……他幾乎也急得流淚了。

三天過去，便是做羹飯的日子。如史伯伯一清早便提着籃子到三里外的林家塘去買菜。簿子上寫着，這一天羹飯的魚，必須是支魚。但尋遍魚攤，如史伯伯看不見一條支魚，不得已，他買了一條米魚代替。米魚的價錢比支魚大，味道也比支魚好，吃的人一定滿意的，他想。

晚間，羹飯供在祖堂中的時候，親房的人都來拜了。大房這一天沒有人在家，他們知道二房輪着吃的是阿安，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

替。米魚的價錢比支魚大，味道也比支魚好，吃的人一定滿意的，他想。

晚間，羹飯供在祖堂中的時候，親房的人都來拜了。大房這一天沒有人在家，他們知道二房輪着吃的是阿安，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輪不到吃，便派阿黑來代大房。

阿黑是一個駝背的泥水匠，從前曾經有過不名譽的事，被人家在屋柱上綁了半天。他平常對如史伯伯是很恭敬的。這一天不知怎樣，他有點異樣：拜過後，他睜着眼睛，繞着桌子看了一遍，像在那里尋找什麼似的。如史伯母很注意他。隨後，他拖着阿安走到屋角裏，低低的說了一些什麼。

酒纔一巡，阿黑便先動筷箝魚吃。嘗了一嘗，便大聲的說：

『這是什麼魚？米魚！簿子上明明寫的是支魚！做不起羹飯，不敲還要好些！……』

如史伯伯氣得跳了起來，說：

『阿黑！支魚買不到，用米魚代還不好嗎？那種貴？那種便宜？那種好吃？那種不好吃？』

『支魚貴！支魚好吃？』

『米魚便宜！米魚不好吃！』阿安突然也站了起來說。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別的人都停了筷，憤怒地看着阿黑和阿安，顯然覺得他們是無理的。但因爲阿黑這個人不好惹，都只得不做聲。

『人家兒子也有，却沒着看見過連羹飯錢也不寄給爹娘的兒子！米魚代支魚！這樣不好吃！』阿黑左手拍着桌子，右手却只是搿魚吃。

『你說什麼話！畜生！』如史伯母從房裏跳了出來，氣得臉色青白了。『沒有良心的東西！你靠了誰，纔有今天？綁在屋柱上，是誰把你保釋的？你今天有沒有資格說話？今天輪得到你吃飯嗎？……』

白了。『沒有良心的東西！你靠了誰，纔有今天？綁在屋柱上，是誰把你保釋的？你今天有沒有資格說話？今天輪得到你吃飯嗎？……』

『從前管從前，今天管今天！……我是代表大房！……明年輪到我當辦，我用鯉魚來代替！鴨蛋代鷄蛋！小碗代大碗！……』阿黑似乎不曾生氣，這話彷彿並不是由他口裏出來，由另一個傳聲機裏出來一般。他只是喝一口酒，箝一筷魚，慢吞吞地吃着。如史伯母還在罵他，如史伯伯在和別人談論不是，他彷彿都不曾聽見。

幾天之後，陳四橋的人都知道如史伯伯的確窮了：別人家忙着買過年的東西，他沒有買一點，而且，沒有錢給收賬的人，總是約他們二十三，而且，連做羹飯也沒有錢，反而給阿黑駡了一頓，而且，有一天跑到裕生木行那里去借錢沒有借到，而且，跑到女婿家裏去借錢，沒有借到，坐着船回來，船錢也不夠，而且……而且……

的確，如史伯伯着急得沒法，曾到他女婿家裏去借過錢。女婿不在家裏。和女兒說着說着，他哭了。女兒哭得更利害。伊光，他的大

女兒，最懂得陳四橋人的性格：你有錢了，他們都來了，對神似的恭敬你；你窮了，他們轉過背去，冷笑你，誹謗你，盡力的欺侮你沒有一點人心。她小時，不曉得在陳四橋受了多少的氣，看見了多少這一類的事情。現在，想不到竟轉到老年的父母身上了。她越想越傷心起來。

『最好是不要住在那里，搬到別的地方去。』她哭着說，『那里的人比畜生還不如！……』

『別的別地方就不是這樣嗎？咳！』老年的如史伯伯嘆着氣，說。他顯然知道生在這世間的人都是一樣的。

伊光答應由她具名打一個電報給弟弟，叫他趕快電匯一點錢來，同時她又叫丈夫設法。最後給了父親三十元錢，安慰着，含着淚送她父親到船邊。

但這三十元錢有什麼用呢？當天付了兩家店鋪就沒有了。店賬還

同時她又叫丈夫設法。最後給了父親三十元錢，安慰着，含着淚送她父親到船邊。

但這三十元錢有什麽用呢？當天付了兩家店舖就沒有了。店賬還欠着五十幾元。過年不敬神是不行的，這里還需十幾元。

在他的賬簿上，只有三元另幾個銅子的存款了！

收賬的人天天來，他約他們二十三那一天一定付清。

十二月十六日，賬簿上只有二元八角的存款…………

『這樣羞恥的發抖的日子，我還不曾遇到過…………』如史伯伯顫動着語音，說。

如史伯母含着淚，低着頭坐着，不時在沉寂中發出沉重的長聲的嘆息。

『啊啊，多福多壽，發財發財！』忽然有人在門外叫着說。

隔着玻璃窗一望，如史伯伯看見强討飯的阿水來了。

他不由得顫動着站了起來。『這個人來，沒有好結果，』他想着

走了出去。

『啊，發財發財，恭喜恭喜！財神菩薩！多化一點！』

『好，好，你等一等，我去拿來。』如史伯伯又走了進來。

他知道阿水回來是要比別的討飯的拿得多的，於是就滿滿的盛了一碗米出去。

『不行，不行，老板，這是今年最末的一次！』阿水遠遠的就叫了起來。

『那末你拿了，我再去盛一碗來。』如史伯伯知道，如果阿水說『不行，』是真的不行的。

『差得遠，差得遠！像你們這樣的人家，米是不要的。』

『你要什麼呢？』

『我嗎？現洋！』阿水睜着兩隻兇惡的眼睛，說。

『不要說笑話，阿水，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那里……』

『不要說笑話，阿水，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那里……』

『哼！你們這樣的人家！你們這樣的人家！我不知道嗎？到這幾天，過年貨也還不買，藏着錢做什麼！施一點給討飯的！』阿水帶着冷笑，惡狠狠地說。

『今年實在……』如史伯伯憂鬱地說，但阿水立刻把他的話打斷了。

『不必多說，快去拿現洋來，不要擔擱我的工夫！』

如史伯伯沒法，慢慢地進去了。從櫃子裏，他拿了四角錢。正要出去，如史伯母急得跳了起來，叫着說：

『你發瘋了嗎？一個討飯的，給他這許多錢！』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如史伯伯低聲的說着，又走了出去。

『四角嗎？看也沒有看見。我又不是小討飯的，哼！』阿水忿然

的說，偏着頭，看着門外。『一千多畝田，二萬元現金的人家，竟拿出這一點點來哄小孩子！誰要你的！』

『你去打聽打聽，阿水！我那里有這許多……』

『不要多說！快去拿來！』阿水不耐煩的說。

如史伯伯又進去了。他又拿兩角錢。

『六角總該夠了罷，阿水？我的確沒有……』

『不上一元，用不着拿出來！錢，我看得多了！』阿水仍偏着頭說。

這顯然是沒有辦法的。如史伯伯又進去了。

在櫃子裏，只有兩元另兩角……

『把這角子統統給了他算了，罷，罷，罷！』如史伯伯嘆着氣說。

『天呀！你要我們的命嗎？一個討飯的要這許多錢！』如史伯母

說。

『把這角子統統給了他算了，罷，罷，罷！』如史伯伯嘆着氣說。

『天呀！你要我們的命嗎？一個討飯的要這許多錢！』如史伯母氣得臉色青白，叫着跳了出去。

『哼！又是兩角！又是兩角！』阿水冷笑地說。

『好了，好了，阿水！明年多給你一點。兒子的錢的確還沒有寄到，家裏的錢已經用完了……』

『再要多，我同你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拚老命！看有沒有這種規矩！』如史伯母暴躁的說。

『好好！去就去！哼！……』

『她是女人家，阿水，原諒她。我明年多給你一點就是了。』如史伯伯忍氣吞聲的說，在他的靈魂中，這是第一次充滿了羞辱。

『既這樣說，我就拿着走了，到底是男人家。哼！我是一個討飯的，要知道，一個窮光蛋，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他拿了錢，

喃喃的說着，走了。

走進房裏，如史伯母哭了。如史伯伯也只會陪着眼淚。

『阿水這東西，就是這樣的壞！』如史伯伯非常氣忿的說。『真正有錢的人家，他是決不敢這樣的，給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今天，他知道我們窮了，故意來敲詐。』

忽然，他想到櫃子裏只有兩元，只有兩元了……

他點了一炷香，跑到廚房裏，對着灶神跪下了……不一會，如史伯母也跑進去在旁邊跪下了……

……兩個人口裏喃喃的禱祝着，面上流着淚……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如史伯伯捧着賬簿，失了魂似的呆呆地望着。簿子上很清楚的寫着：尚存小洋八角。

『啊，這是一個好夢！』如史伯母由後房叫着說，走了出來。她

的臉上露着希望的微笑。

『又講夢話了！日前不是做了不少的好夢嗎？但是錢呢？』如史伯伯縐着眉頭說。

『自然會應驗的，昨夜。』如史伯母堅決地相信着，開始敍述她的夢了，『不知在什麽地方，我看見地上潑着一堆飯，「罪過，飯潑了一地，」我說着用手去拾，却不知怎的，到手就爛了，像漿糊似的，仔細一看，却是黃色的糞。「啊，這怎麽辦呢，滿手都是糞了，」我說着，便用衣服去揩手，那知揩來揩去，只是揩不乾淨，反而愈揩愈多，滿身都是糞了。「用水去洗罷，」我正想着要走的時候，忽然伊明和幾個朋友進來了。「啊！慢一點！伊明慢一點進來！」我慌慌張張叫着說，着急了，看着自己滿身都是糞，滿地都是糞。「不要緊的，媽媽，都是熟人，」他說着向我走來，我慌慌張張的往別處跑，

跑着跑着，好像伊明和他的朋友追了來似的。「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滿身都是糞！」我叫着醒來了。你說，糞不就是黃金嗎？呵，這許多……』

『不見得應驗，』如史伯伯說。但想到夢書上寫着「夢糞染身，主得黃金，」確也有點相信了。

然而這不道是一陣清爽的微風，牠過去後，苦惱重又充滿了老年人的心。

來了幾個收賬的人，嚴重的聲明，如果明天再不給他們的錢，他們只得對不住他，坐索了……

時日在如史伯伯夫妻是這樣的艱苦，這樣的沉重，他們倆都消瘦了，尤其是如史伯伯。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匹拖重載的騾子，挨着餓，耐着苦，忍着叱咤的鞭子，顛蹶着在雨後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

是這樣的渺茫，沒有一線光明，沒有一點希望。時光留住着罷，不要

是這樣的渺茫，沒有一線光明，沒有一點希望。時光留住着罷，不要走近年底！但牠並不留住，牠一天一天的向這個難關上走着。迅速地跨過這難關罷！但牠却有意延宕，要走不走的徘徊着。咳，咳……

夜上來了。他們睡得很遲。他近來常常咳嗽，彷彿有什麼梗在他的喉嚨裏一般。

時鐘警告地敲了十二下。四周非常的沉寂。如史伯伯也已沉入在睡眠裏。

鐘敲二下，如史伯伯又醒了。他記得櫃子裏只有小洋八角，他預算二十四那一天就要用完了。伊明為什麼這幾天連信也沒有呢？伊光打去的電報沒有收到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現在已是二十三，最末的一天，一切店鋪裏的收賬人都將來坐索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恥辱！六十年來沒有遇到過！不幸！不幸！……

忽然，他傾着耳朶細聽了，彷彿有誰在房子裏輕着脚步走動似的。

『誰呀？』

但沒有誰囘答，輕微的脚步出去了。

『啊！伊雲的娘！伊雲的娘！起來！起來！』他一面叫着，一面翻起身點燈。

如史伯母和伊雲都嚇了一驚，發着抖起來了。

衣櫥門開着，櫃子門也開着，地上放着兩隻箱子，外面還丟着幾件衣服。

『有賊！有賊！』如史伯伯敲着板壁，叫着說。

住在隔壁的是南貨店老板松生，他好像沒有聽見。

如史伯母抬頭來看，衣櫥旁少了四隻箱子，兩隻在地上，兩隻不見了。

住在隔壁的是南貨店老板松生，他好像沒有聽見。

如史伯母抬頭來看，衣櫥旁少了四隻箱子，兩隻在地上，兩隻不

見了。

『打！打！打賊！打賊！』如史伯伯大聲的喊着，但他不敢出去。如史伯母和伊雲都牽着他的衣服，發着抖。

約莫過去了十五分鐘，聽聽沒有動靜，大家漸漸鎭靜了。如史伯伯拿着燈，四處的照，從臥房裏照起，直照到廚房。他看見房門上燒了一個洞，廚房的磚牆挖了一個大洞。

如史伯母檢查一遍，哭着說把她冬季的衣服都偷去了。此外還有許多衣服，她一時也記不清楚。

『如果，』她哭着說，『來法在這里，決不會讓賊進來的。……彷彿他們把來法砍死了，就是爲的這個……阿灰不是好人，你記得。我已經好幾次聽人家說他的手脚靠不住……明天，我們到林家塘警察所去報告，而且，叫他們注意阿灰。』

『沒有錢，休提起警察！』如史伯伯狠狠的說，『而且，你知道，明天如果兒子沒有錢寄來，不要對人家說我們來了賊，不然，就會有更不好的名聲加到我們的頭上，一班人一定會說這是我們的計策，假裝出來了賊，可以賴錢。你想，你想，……在這樣的世界上，最好是不要活着！……』

如史伯伯嘆了一口氣，躺倒在籐椅上，昏過去了。

但過了一會，他的青白的臉色漸漸緋紅起來，微笑顯露在上面了。

他看見陽光已經上昇，充滿着希望和歡樂的景象。阿黑拿着一個極大的信封，駝背一聳一聳地顛了進來，滿面露着笑容，嘴裏哼着恭喜，恭喜。信封上印着紅色的大字，什麼司令部什麼處緘。紅字上蓋着墨筆字，『是清清楚楚的陳伊明。』如史伯伯喜歡得跳了起來。拆

喜，恭喜。信封上印着紅色的大字，什麼司令部什麼處緘。紅字上蓋着墨筆字，『是淸淸楚楚的陳伊明。』如史伯伯喜歡得跳了起來。拆開信，以下這些字眼就飛進他的眼裏：

……兒已在……任祕書主任……茲先匯上大洋二千元，新正……再當親解價値三十萬元之黃金來家……

『呵！呵！……』如史伯伯喜歡得說不出話了。

門外走進來許多人，齊聲大叫『老太爺！老太太！恭喜恭喜！』

阿黑，阿灰，阿水都跪在他們的前面，磕着頭……

毒藥

一天下午，光榮而偉大的作家馮介先生正在寫一篇故事的時候，門忽然開開了。走進來的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他的哥哥的兒子。問了幾句關於學校生活的話，他就拿了一本纔出版的書給他的姪兒看。書名叫做天鵝，是他最得意的一部傑作。馮介先生的文章，在十年以前，已哄動全國。讀了他的文章，沒有一個不感動，驚異，讚嘆，認為中國最近的唯一的作家。代他發行著作的書店，只要在報紙上登一個預告，說馮介先生有一本書在印刷，預約的人便紛至沓來；到出書的那一天，拿了現錢來購買的人往往已買不到了。即如天鵝這本書，初版印了五千部，第三天就必須趕緊再版五千。許多雜誌的編輯先生

時常到他家裏來談天，若是發見了他在寫小說，無論只寫了一半或纔開始，便先懇求他在那一個雜誌上發表，並且先付了很多的稿費，免得後來的人把他的稿子拿到別的地方去發表。酷愛他的作品的讀者屢次寫信給他，懇求見他一面，從他那裏出去便如受了神聖的洗禮，換了一個靈魂似的愉快。如其得到馮介先生的一封短短的信，便如得到了寶一般，覺得無上的光榮。

『小說應怎樣着手寫呢，叔叔？』沉沒在驚羨裏的他的姪兒敬謹而歡樂地接受了天鵝，這樣的問。

這在馮介先生，已經聽得多了。凡一般憧憬於著作的青年或初進的作家，常對他發這樣的問話，希冀在他的回答中得到一點啓發和指示。他的姪兒也已不止一次的這樣問他。

聽了這話，馮介先生常感覺一種苦惱，縐着眉頭，冷冷的回答說，『隨你自己的意思，喜歡怎樣，就怎樣着手。』

示。他的姪兒也已不止一次的這樣問他。

聽了這話，馮介先生常感覺一種苦惱，綢着眉頭，冷冷的回答說，『隨你自己的意思，喜歡怎樣，就怎樣着手。』

但這話顯然是空泛的，不能滿足問者的希冀。於是這一天他的姪兒又問了：

『先想好了寫，還是隨寫隨想呢，叔叔？』

『整個的意思自然要先想好了纔寫。』

『我有時愈寫愈多，結果不能一貫，非常的散漫，這是什麼原因呢？』

『阿，作文法書上不是常常說，搜集材料之後，要整理，要刪削，要像裁縫拿着剪刀似的，把無用的零碎邊角剪去嗎？』

於是他的年青的姪兒像有所醒悟似的，喜悅而且感激的走了出去。

但馮介先生煩惱了。他感覺到一種不堪言說的悲哀。他覺得自已

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已把這個青年拖到深黑的陷阱中，離開了美麗的安樂的世界；他覺得自己既用毒藥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和無數的青年，而今天又戕害了自己年青的可愛的姪兒，且把這毒藥授給了他，教唆他去戕害其他的青年的生命。

這時，一幅險惡的悲哀的圖畫便突然高高地掛在光榮的作家的面前，箭似的刺他的眼，刺他的心，刺他的靈魂……

二十歲的時候，他在北京的一個大學校裏讀書。那時顯現在他眼前的正是美麗的將來，繞圍着的是愉快的世界。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對於一切都糢糊，朦朧。煩惱如浮雲一般，即使有時他偶然的遇着，不久也就不留痕跡的散去了。他自己也有一種夢想，正知其他的青年一般，但那夢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

因爲愛好文藝，多讀了一點文學書，他有一天忽然興致來了，提

着，不久也就不留痕跡的散去了。他自己也有一種夢想，正知其他的青年一般，但那夢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

因爲愛好文藝，多讀了一點文學書，他有一天忽然興致來了，提起筆寫了一篇短短的故事。朋友們看了都說是很好的作品，可以發表出去，於是他便高興地寄給了一家報館。三天後，這篇故事發表了。相熟的人都對他說，他如果努力的寫下去是極有希望的。過了不久，上海的某一種報紙而且將他的故事轉載了出來。這使他非常的高興，又信筆作了一篇寄去發表。這樣的接連發表了四五篇，他得了許多朋友的驚異，讚賞。從此他相信在著作界中確有成就的希望，便愈加努力了。

然而美麗的花草有萎謝的時候，光輝的大陽有陰暗的時候，他的命運不能無外來的打擊：爲了不願回家和一個不相愛不相熟的女子結婚，激起了父母極大的憤怒，立刻把他的經濟的供給停止了。這使他不能再繼續地安心讀書，不得不跑到一個遠的地方去敎書。工作和煩

惱佔據着他，他便有整整的一年多不曾創作。

生活逼迫着他，常使他如游絲似的東飄西蕩。一次，他窮得不堪時，忽然想起寄作品給某雜誌是有稿費可得的，便寫了幾千字寄了去。不久，他果然收到了十幾元錢。這樣的三次五次，覺得也是一種於己於人兩無損害的事情，又常常創作了。

有時，他覺得為了稿費而創作是不對的。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自然流露出來的產物。為了稿費而創作，有點近於榨取。但有時他又覺得這話不完全合於事實。有好幾篇小說，他在二三年前早想好了怎樣的開始，怎樣的描寫，用什麼格調，什麼樣的情節，什麼樣的人物，怎樣的結束，以及其他等等。動筆寫，本是要有一貫的精神，特別的興致的。現在把這種精神和興致統轄在稿費的希望之下，也不能說寫出來的一定不如因別的動機寫出來的那末好。或者，他常常這樣想，

出來的一定不如因別的動機寫出來的那末好。或者，他常常這樣想，榨出來的作品比別的更好一點也說不定，因爲那時有一種特別的環境，特別的壓迫，特別的刺激和感觸，可以增加作品的色彩，使作品更其生動有力。

但這種解釋在一般人看起來似乎是一種强辯。編輯先生自從知道他創作是因了稿費，便對他冷淡了。讀者，不願再看他的小說了。稿子寄出去，起初是壓着壓着遲緩的發表，隨後便老實退還了給他。

『這篇稿子太長了，我們登不下，』編輯先生常常這樣的對他說，把稿子退還了給他。有時又這樣說，『這篇太短了，過於簡略。』

在讀者的中間常常這樣說，『馮介的小說受了S作者的影響，但又不是正統的傳代者，所以不値得看。』

一次，一個朋友以玩笑而帶譏刺的寫信給他說，『你的作品好極了，但翻了一萬八千里路的觔斗終於還跳不出作家X君的手心！』

一位公正的批評家在報紙上批評說，『馮介的小說是在模仿N君！』

這種種的刺激使他感覺到一種恥辱，於是他擱筆不寫了，雖然他覺得編輯先生的可笑，讀者的淺薄。

二年後的一天，他在街上走，無意中遇見了一個久不相見的朋友。那個朋友到這裏還只兩月。他問了問馮介近來的生活之後，便請馮介給他自己主編的將要出版的月刊做文章。馮介告訴他以前做文章所受的奚落，表示不肯再執筆。

『讀者的批評常是不對的，可以不必管牠！至於文章的長短，我都發表，你儘管拿來。稿費從豐！』那個朋友說。

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和感激從他的心底裏湧了出來，他覺得這個朋友對於讀者有特殊的眼光，對於他有熱心扶助的誠意。這時他的生活

正艱苦得厲害，便決計又開始創作了。

正艱苦得厲害，便決計又開始創作了。

『別個的稿費須等登出來了以後纔算給，但你，』那個朋友接到了他的稿子，說，『我知道很窮，今天便先給你帶了回去。』

『多謝你的幫助！』他接了稿費，屢屢這樣的說。

但是編輯先生照例是很忙的。他拿了稿子去，以遇不着人，把稿子交給門房，空手回來的次數較多。回來後，他常寫這樣的信去：

『好友，送上的稿子想已收到。我日來窘迫萬狀，懇你先把我的稿費算給我，以救燃眉。拜托拜托！』

有幾次，不知是郵差送錯了，還是那裏的門房沒有交進去，他等了好久終於沒有接到回信。連連去了感激而又拜托的信，都沒有消息。

『來信讀悉，因忙，未能早復，請恕。弟與兄友誼至厚，今兄

在患難中需弟幫助，弟安得不盡棉力。稿費容囑會計課早日送奉可也。』有時編輯先生似乎特別閒空而且高興，回信來了。

但會計課也是很忙的。接到通知後他們一時還無暇算他的稿費。稿費雖然只有十幾元，然而除去標點符號和空白一字一字的數字數，却是一件艱苦的工作，等待了幾天，常使他又不得不親自跑到會計課去查問。

『昨日已經叫收發課送去了。』會計先生回答說。

收發課同樣是忙碌得非常。他們不管他正餓着肚子望眼欲穿的在那裏等候，仍須遲緩幾天。

這種情形使他感覺得煩惱，羞恥，侮辱。費盡了自己的腦和力及時間，寫出來的東西，得到一點酬資，原是分內的事。但他却須對人家表示感激，乞丐似的伸出手去懇求，顯出自己是一個窮迫可憐的動

象表示感激，乞丐似的伸出手去懇求，顯出自己是一個窮迫可憐的動物。時時只聽見人家恩惠的說，『你窮，你可憐，我救你！……』同時又彷彿聽見人家威嚇似的說，『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中！我要你活下去就活下去，要你死就死！……』即使是會計先生，收發課的人，或一個不重要的送信者，都可以昂然的對他表示這種驕傲，這種侮辱。他覺得賣稿子遠不如在馬路上的肩販，客人要買什麽貨時，須得問問他的價錢，合便賣，不合便不賣，當場拿出現錢來，一面交出貨去，各無恩怨的走散。只有稿子寄了去不能說一聲要多少稿費，編輯先生收受了，還須對他表示感激。不收受，就把牠捻做一團丟入字紙簏，不能說一句話，還須怪自己獻醜。僥倖的給了稿費，無論一元錢一千字或五角錢一千字，隨他們自己的意思，你都須感激。如果人家說，『你窮，我幫助你，收受你的稿子，給你稿費。』你就須感激，感激，而又感激！像被鞭韃的牛馬對於寬恕牠的主人一般，像他救了

你一條命，恩誼如山一般……

想着想着，他幾乎又不願再寫小說了。然而，生活的壓迫也正是一個重大的難題。如其他的平凡的人一般，他只得先來解決物質上的問題，忍垢含辱的依舊寫些小說。

三年過去，他的小說集合起來竟有了厚厚的三本。他便決計去找書店印單行本。嚴密的重新檢閱了幾遍，他覺得也還不十分粗糙。在這些小說裏面，他看見了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快樂的痛苦，淚和血，人格與靈魂。

『無論人家怎樣批評，只要我自己滿意就是了。』他想着就開始去尋覓出版的書店。

S城的商業雖然繁盛，書店雖然多至數十家，但願意給他印書的卻不容易找到。書店的經理不是說資本缺乏，便是說經費支絀。其實

無非因為他是一個不出名的作家。怕出版後銷路不好罷了。

却不容易找到。書店的經理不是說資本缺乏，便是說經費支絀。其實無非因為他是一個不出名的作家。怕出版後銷路不好罷了。

找了許多書店，稿子經過了許多商人的審查，擱了許多時日，他的第一部小說集纔被一家以提倡新文化爲目的的書店留住。

『這部書銷路好壞尚難預測，我們且印六百本看看再說。』這家書店的經理這樣說。於是他纔欣喜地滿足的走了。

六個月後，這部書出版了。他所聽見的批評倒也還好，這來他很喜歡。

三個月後，忽然想到這部小說集的銷路，便寫信去問書店的經理。

『銷路很壞，不知何日方能售完。……』回信這樣說。

這使他非常的憤怒，對於讀者，他眼看着一般研究性的或竟所謂淫書，或一些無聊的言情小說之類的書印了三千又三千，印了五千又

五千，而對於他這部並不算過壞的文藝作品竟冷落到如此。

『沒有眼睛的讀者！』他常常氣憤地說。

年節將近的一天，他正爲着節關經費的問題向一個朋友借錢去回來，順路走過這一家書店，便信步走了進去。

『啊，先生，你這部書銷路非常之壞！』書店的經理先生劈頭就是這一句話。

他闌珊地和經理先生談了一些閒話，正想起身走時，忽然走進來一個提着黑色皮包的人。寒暄了幾句，那個人便開開皮包，取出一大疊的揭單。一張一張的提給經理先生說，『這是戀愛問題研究的賬，五千部，計……這是性生活的賬計，……戀愛信札……徵風……萍蹤……夜的……』

正在呆坐着想些別的事情的他，忽然模糊地聽見『夜的』兩字，

他知道是算到自己的变的悲鳴了，便不知不覺的擡起頭來。同時，他看見經理先生伸出一隻大的手，把賬單很快的搶過去，匆促而不自然的截斷印刷店裏的收賬員的話，說：

『不必多說了！統統交給我罷！我明天仔細查對。』在經理先生大的手指縫裏，他明白地看見賬單上這樣的寫着：

『一千五百本……』

『哦！』他幾乎驚異地叫了出來。

『年底各處的賬款多嗎？』經理先生一面問，一面很快的開開抽屜，把賬單往裏面一塞，便得的又鎖上了。

他回來後憤怒地想了又想，越想越氣。這明明是書店作了弊，在那裏哄騙他。本來印六百部就不近人情：排字好不容易，上版好不容易，印刷費愈印多愈上算，他印六百部價錢貴了許多，賺什麼錢，開

什麽書店？

他氣憤憤地在家裏坐了一會，又走了出去，想去質問書店。但走到半路上又折回了。他覺得商人是不易惹的。他存心偷印，你怎樣也弄不過他。他可以把賬單改換，可以另造一本假的賬簿給你看，可以買通印刷所。你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錢！著作家，是一個窮光蛋！

他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委屈地把這怒氣按捺下去，轉一個方向，向他要版稅。於是他就很和氣地寫了一封信去。

『夜的悲鳴銷路不好，到現在只賣去了一百多本，還都不是現款。年內和各店結清了賬目，收到書款後，照本店的定例，明年正月纔能付先生的版稅。……』回信這樣說。

『照本店的定例！』他覺得搬出這種法律似的定例來又是沒有辦

法的了，雖然在事實或理論上講不通，著作家也要過年節，也要付欠

『照本店的定例！』他覺得捧出這種法律似的定例來又是沒有辦法的了，雖然在事實或理論上講不通，著作家也要過年節，也要付欠賬，也要吃飯！於是他又只好轉一個方向，寫一封信向經理先生講人情了：

『年關緊迫，我窮得不得了，務請特別幫我一個忙，把已售出去的一百多本書的版稅算給我，作爲借款，年外揭賬時扣下。拜懇拜懇！……』

這樣的信寫了去，等了四五天終於沒有回信。於是他覺得只有親自去找經理先生。但年關在卽，經理先生顯然是很忙的。他去了幾次，店裏的伙計都回說不在家。最後，他便留了一個條子：

『前信想已收到……好在數目不大……如蒙幫忙，眞比什麼還感激！……』

又等了三四天，回信來了。那是別一個人所寫的，經理先生只親

筆簽了一個名字。然而他說得比誰還慷慨，比誰還窮：

『可以幫忙的時候，我沒有不盡力幫忙。如在平時，即使先生要再多借一點也可以。但現在過年節的時候，我們各處的賬款都收不攏來，各處的欠款又必須去付清。照現在的預算，我們年內還缺少約近一萬元之譜。先生之款實難如命……』

這有什麼辦法呢？即使你對他再說得懇切一點，或甚至磕幾十個響頭，眼見得也是沒有效力的了！

艱苦地捱過了年關，等了又等，催了又催，有一天版稅總算到了手。精明的會計先生開了一張單子，連二百十一本的『一』字都不會忽略，而每冊定價五角，值百抽十二，共計版稅洋十二元六角六分的『六分』也還不會抹去。

對着這十二元六角六分，他只會發氣。版稅抽得這樣的少，他連

聽也不會聽見過！怪不得商人都可以吃得大腹便便，原來他們的滋養品就是用欺詐，掠奪而來的他人的生命！在編輯先生和書店經理先生的重重壓迫之下，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條蠕蟲或比蠕蟲還可憐的動物。無論受着如何的打擊，他至多只能縮一縮身子。有時這打擊重一點，連縮一縮身子也不可能，就完結了。

他灰心而且失望的，又委屈地受了其他經理先生的欺侮，勉勉強強又把第二集第三集的小說都出了版。

一年後，暴風雨過去了。在他命運的路上漸漸開了一些美麗的花：有幾種刊物上，常有稱讚他的小說的文章，有幾個編輯先生漸漸來請他做文章，書店的經理也問他要書稿了。

在狂熱的稱讚和驚異中，他不知怎的竟在二年後變成了一個人人欽仰的作家。好幾篇文章，在他覺得是沒有什麼精采的，編輯先生却

把牠們登在第一篇，用極大的字印了出來。甚至一點無聊的隨感，筆記，都成了編輯先生的寶貴的材料，讀者的貴重的讀物。無論何種刊物上，只要有『馮介』兩個字出現，牠的銷路便變成驚人的大。有許多預備捻做一團，塞入字紙簏的稿子，經理先生把牠從滿被着灰塵的舊稿中找了出來，要拿去出版。五六萬字的稿子，二個禮拜後就變成了一部美麗的精緻的書。版稅突升到値百抽二十五。雜誌或報紙上發表的稿費，每千字總在五元以上，編輯先生親自送了來，還說太微薄，對不起。

這在有些人確是一件愉快，不堪言說的光榮的事情。但在他，却愈覺得無味，恥辱，下賤。作品還未曾爲人所歡迎的時候，一脚把你踢開，如踢街上顚蹶地徘徊着的癩狗一般。這時，你出了名，便都露着謙恭，欽敬的容貌，甜美如妓女賣淫一般的言笑着，竭力拉你過去。利用純潔的青年的心的弱點，把你裝飾成一個偶像，做刊物或書

去。利用純潔的青年的心的弱點，把你裝飾成一個偶像，做刊物或書店的招牌，好從中取利……

『這篇文章須得給五十元稿費！』一次，他對一個編輯先生說。這是他在憤怒中一個復仇的計策。這篇稿子連空白算在裏面，恐怕也只有三千字左右。

『哦哦！不多，不多！』編輯先生居然拿着稿子走了，一面還露出歡喜與感激。

當天下午，他竟出人意外的收到了六十元稿費，一頁信，表示感激與光榮。

『茲有新著小說稿一部，約計七萬字，招書店承印發行。誰出得版稅最多的，給誰出版。』有一天又想到了一個復仇的計策，在報紙上登了一個投標的廣告。

三天內果然來了一百多名經理先生，他們的標價由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五。

痛快了一陣，他又覺得索然無味了。商人終於是商人。欺騙，無恥，卑賤，原是他們的護身法寶。怎樣的作弄他們，也是無用的。而這樣一來，也徒然表現自己和他們一樣的卑賤而已。過去的委屈，羞恥，羞辱，儘可以釋然。這在人生的路上，原是隨處可以遇着的。

但是，著作的生活到底於自己有什麼利益呢，除去了這些過去的痕跡？他沉思起來，感覺到非常的苦惱。

自從開始著作以來，他幾乎整個的沉埋在沉思和觀察裏。思想和眼光如用銼刀不斷地銼着一般，一天比一天銳敏起來。人事的平常的變動在他在在都有可注意的地方。在人家眞誠的背後，他常常看見了虛僞；在天眞的背後，他看見了狡詐；在謙恭的背後，他看見了狠

毒；在歡樂的背後，他發現了苦惱；在憂鬱的背後，他發現了悲哀。

毒；在歡樂的背後，他發現了苦惱；在憂鬱的背後，他發現了悲哀。這種種在平常的時候都可以像浮雲似的不留痕跡地過去，像無知的小孩不知道世界的大小，人間的歡惱，流水自流水，落花自落花一般，現在他都敏銳地深刻地看見了隱藏在深的內部的祕密。從這裏得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悲哀。幼年時的憧憬與夢想都已消散。前途一團的漆黑。什麼是人生的意義？什麼是偉大的自我？他終於尋不出來。他雖活着，已等於自殺。像這樣的思想，遠不如一個愚蒙的村夫，無知無識的做着發財的夢，名譽的夢，信託着泥塑木雕的神像，掙扎着謀現在或未來的幸福。……

自已不必管了，他想，譬如短命而死，譬如疾病而死，譬如因一種不測的災禍而死，如爲水災，火災，兵災，或平白地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倒。然而，作品於讀者有什麼益處呢？給了他們一點什麼？安慰

嗎？他們自己儘有安慰的朋友，東西！希望嗎？騙人而已！等到失了望，比你沒有給他們希望時還痛苦！指示他們人生的路嗎？這樣渺茫，紛岐的前途，誰也不知道那裏是幸福，那裏是不幸，你自己覺得是幸福的，在別人安知就不是不幸？想告訴他們以世界的眞相和祕密嗎？這該咀咒的世界，還是讓他們不瞭解，模模糊糊的好！想諷刺一些壞的人，希望他們轉變過來嗎？癡想！他們即使看了，也是一陣微風似的過去了！想對讀者訴說一點人間的憂抑，苦惱，悲哀嗎？何苦把你自己的毒藥送給別人！……………

偉大而光榮的作家馮介先生想到這裏，翻開幾本自己的著作來看，只看見字裏行間充滿着自己的點點的淚和血；無邊的苦惱與悲哀：罪惡的結晶，戕害青年的毒藥……

點起火柴，他燒掉了桌上尙未完工的作品……

點起火柴，他燒掉了桌上尚未完工的作品……

一個危險的人物

夏天的一個早晨，惠明先生的房內坐滿了人。語聲和扇子聲混合着，喧嚷而且嘈雜，有如機器房一般。煙霧迷漫，向窗外流出去了一些，又從各人的口內噴出來許多，使房內愈加炎熱。

這是因爲子平，惠明先生的姪子，剛從T城回來，所以鄰居們都走過來和他打招呼，並且借此聽聽外面的新聞。

他離家很久，已有八年了。那時他還是一個矮小的中學生，不大懂得人事，只喜歡玩耍，大家都看他不起。現在他已長得很高。嘴唇上稀稀的留着一撮鬍髭。穿着一身洋服，走起路來，脚下的皮鞋發出橐橐的聲音，莊重而且威嚴。說話時，吸着煙，緩慢，老練。他在許

多中學校，大學校裏教過書，不但不能以孩子相看，且儼然是許多青年的師長了。老年的銀品先生是一個秀才，他知道子平如果生長在清朝，現在至少是一個翰林，因此也另眼看他，走了過來和他談話。

一切都還滿意，只有一件，在鄰居們覺得不以爲然。那就是子平的衣服，他把領子翻在肩上，前胸露着一部分的肉。外衣上明明生着鈕子，却一個也不扣，連褲帶，褲襠都露了出來。他如果是一個種田的或做工的，自然沒有什麼關係，但他既然是一個讀書人，便大大的不像樣了。

『看他的神色，頗有做官發迹的希望呢，燕生哥！』做銅匠的阿金別了惠明先生和子平，在路上對做木匠的燕生這樣說。

『哼，只怕官路不正！』燕生木匠慢吞吞地回答，『我問你，衣鈕是做什麼用的？』

『眞是呀！做流氓的人纔是不扣衣襟的！若說天氣熱，脫了衣服

『眞是呀！做流氓的人纔是不扣衣襟的！若說天氣熱，脫了衣服怕不涼快？赤了膊不更涼快？』

子平回家已有五六天，還不曾出大門一步，使林家塘的鄰居們感覺到奇異。村中儘有他的公公，叔叔輩，到了家裏應去拜訪拜訪，他却像閨閣姑娘似的躱着不出來。如果家裏有妻子，倒也還說得去，說是陪老婆，然而他還沒有結婚。如果有父母兄妹，也未嘗不可以說離家這許多年，現在在忙着和父母兄妹細談，然而他都沒有。況且惠明先生除了自己和大媳婦，一個男僕，一個女僕，大的兒子在北京讀書，小的在上海讀書，此外便沒有什麼人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扯住了他的脚呢？爲了什麼呢？

大家常常這樣的談論，終於猜不出子平不出門的緣由。於是有一

天，好事的長庭貨郎便決計衝進他的臥室裏去觀察他的行動了。

他和惠明先生很要好，常常到他家裏去走。他知道子平住的那一間房子。他假裝着去看惠明先生，坐談了一會，就說要看子平，一直往他的房裏走了進去。

子平正躺在籐椅上看書。長庭貨郎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就坐在桌子傍的一把椅子上。

仰起頭來，他一眼看見壁上掛着一張相片，比他還未賣去的一面大鏡子還大。他看見相片上還有十幾個年青的女人，三個男子，一個就是子平。女子中，只有兩個梳着髻，其餘的都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像男子一樣。要不是底下穿裙子，他幾乎辨不出是男是女了。

『這相片上是你的什麽人，子平？』他比子平大一輩。所以便直呼其名。

『是幾個要好的同事和學生，他們聽說我要回家，都不忍分別。

『是幾個要好的同事和學生，他們聽說我要回家，都不忍分別。照了這張相片，做一個紀念。』

『唔，唔！』長庭貨郎喃喃的說着，就走了回去。『原來有這許多要好的，相好的女人！不忍分別，怪不得爹娘死時，打了電報去，不回來！紀念，紀念，相思！哈哈哈！好一個讀書人！有這許多相好的，女人的相片在房裏，還出去拜訪什麽長者！……

長庭貨郎這個人，最會造謠言，說謊話，滿村的人都知道。不曉得他從那裏學來了這樣本事，三分的事情，一到他的口裏，便變了十二分，的的確確的眞有其事了。他挑着貨郎擔不問人家買東西不買，一放下擔子就攀談起來，講那個，講這個，咕咕嚕嚕的說些毫不相干的新聞，引得人家走不開，團團圍着他的貨郎擔，結果就買了他一大

批的貨物。關於子平有十幾個妻子的話，大家都不相信。阿正嬸和他賭了一對猪蹄，一天下午便闖進子平的房裏去觀看。

房門開着。她叫着子平，揭起門簾，走了進去。子平正對着窗子，坐在桌子傍寫字。他看阿正嬸進去，便站起身，迎了出來。

這使阿正嬸吃了一大嚇。她看見子平披着一件寬寬的短短的花的和尚衣，拖着鞋，赤着脚，露着兩膝，顯然沒有穿褲子……

她急得不知怎樣纔好，匆遽的轉道身去，說一聲我是找你叔叔來的，拔步就跑了。

『殺千刀，青天白日，開着門，這樣的打扮！』

她沒有看見那相片，但她已相信長庭貨郎的話是靠得住的了，便買了一對猪蹄，請他下酒。

一次，惠明先生的第二個兒子由上海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林家塘的人就看見子平第一次走出大門，帶着這個弟弟。他沿路和人家點頭，略略說幾句便一直往田間的小路走去。他帶着一頂草帽，前面罩到眉間，後背高聳聳的沒有帶下去，整個的草帽偏向左邊。看見他的人都只會在背後搖頭。

『流氓的帽子總是這樣的歪着，想不到讀書人也學得這樣！』雜貨店老板史法說着，掉轉了頭。

『君子行大道，小人走小路！你着，他往那裏走！』在上海一家洋行裏做賬房先生的敎童頗知道幾句四書，那時正坐在雜貨店櫃台內，眼看着子平往田間走去，大不以爲然。

許多人站在橋上，遠遠的注意着子平。他們看見子平一面走，一面指手劃脚的和他的弟弟談着話。循着那路彎彎曲曲的轉過去，便到

了河邊。這時正有一個衣服襤褸的人在河邊釣魚。他們走到那裏就站住了。看了一會，子平便先蹲了下去，坐倒在草地上，隨後口裏不知說什麽；他的弟弟也坐下去了。

在橋上遠遠望着的人都失望的搖着頭。他們從來不曾看見過讀書人站在河邊看下流人釣魚，而且這樣的地方竟會坐了下去。

釣魚的始終沒有釣上一尾，子平只是呆呆的望着，直至橋上的人站得腿酸，他纔站了起來，帶着他的弟弟回來。

晚間，和惠明先生最要好的鄉居富克先生把他們叔姪請了去吃飯，還邀了幾個粗通文字的鄉人相陪。子平的吃相很不好。他不大說話，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吃酒。一盤菜上來，他也不叫別人吃，先把筷子插了下去。

『讀書人竟一點不講禮節！』同桌的人都氣悶悶的暗想着。同

時，他又做出一件不堪入目的事。那就是他把落在桌上的飯用筷子刷

『讀書人竟一點不講禮節！』同桌的人都氣悶悶的暗想着。同時，他又做出一件不堪入目的事。那就是他把落在桌上的飯用筷子刷到地上。這如果在別人，不要說飯落在桌上，即使落在地上又踏了一脚，也要拾起來吃。三歲的小孩都知道糟蹋米飯是要被天雷打的，他竟這樣的大膽！

碗邊碗底還有好幾十顆飯米，他放下筷子算吃完了。

『連飯米也不敬惜！讀的什麼書！』大家都暗暗憤怒的想着，散了席。

林家塘這個村莊是一個風景很好的地方，牠的東邊有一重很高的山。後面至北迤邐着，有幾十里路。山上長着很高的松柏，繁茂的竹子，好幾處，柴草長得比人身還高，密密叢叢的，人進去了便看不見一點影蹤，山中最多蟲鳥，時刻鳴叫着。一到夏天和秋天，便如山崩

海決的號響。一條上山巔的路又長又聳，轉了十八個彎，纔能到得極頂。從那裏可以望見西邊許多起伏如裙邊，如坟墓的大小山岡，和山外的蒼茫的海和海中屹立的羣島。西邊由林家塘起，像鳥巢似的村屋接連不斷，綿延到極邊碧綠的田野中，一脈線似的小河明亮亮地蜿蜒着，圍繞着。在小河與溪流相通的山脚下，四季中或點點滴滴地鳴着，或雷鳴雨暴地號着。整個的林家塘都被圍在叢林中，一年到頭開着各色的花。

一天下午，約在一點鐘左右，有人看見子平挾了一包東西，獨自向山邊走了去。

那時林家塘的明生和仁才正在半山裏砍柴。他們看見子平循着山路從山胖下彳亍地走上山去，這裏站了一會，那裏坐了一會。走到離明生和仁才不遠的地方，他在一株大樹下歇了半天。明生看見他解開那一扎紙包，拿出來一瓶酒似的東西，呆望着遠遠的雲或村莊，一口

明生和仁才不遠的地方，他在一株大樹下歇了半天。明生看見他解開

那一扎紙包，拿出來一瓶酒似的東西，呆望着遠遠的雲或村莊，一口一口的喝着，手裏剝着花生或豆子一類的東西，往口裏塞。明生和仁才都不覺嘻嘻的笑了起來。

坐了許久，子平包了酒瓶，又彳亍地往山頂走了上去。明生和仁才好奇心動，便都偷偷的從別一條山路上跟着走去。

一到山嶺，子平便狂呼着來回的跑了起來，跳了起來，發了瘋的一般。他們又看見他呆呆的，想什麼心事似的坐了許久，又喝了不少的酒。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人呵？』

在他們過去的幾十年中，幾乎天天在山上砍着柴，還不曾看見過這樣的人物。說他瘋了罷，顯然不是的。小孩子罷，也不是。他是一個教書的先生，千百人所模擬的人物，應該莊重而且威嚴纔是。像這

個樣子，如何教得書來！然而，然而他居然又在外面敎了好幾年好幾個學校的書了！……

奇異的事還有。子平忽然丟了酒瓶，猱升到一株大樹上去了。他坐在椏杈上，搖着樹技，唱着歌。在明生和仁才看起來，竟像他們往常所看見的猴子。

他玩了許久，析了一枝樹枝，便又跳下來喝酒，一會兒，便躺倒在大樹下，似乎睡熟了。

『不要再看這些難以入目的醜態，還是砍我們的柴去罷！』明生和仁才搖着頭，往半山裏走去。

炎熱之後，壁壘似的雲迅速地從山頂上騰了起來，一霎時便佈滿了天空，掩住了火一般的太陽。電比箭還急的從那邊的天空射到這邊的天空。雷聲如從遠的海底滾出來一般，隱隱約約響了起來，愈響愈

的天空。雷聲如從遠的海底滾出來一般，隱隱約約響了起來，愈響愈近愈隆，偶然間發出驚山崩石的霹靂。接着大雨便狂怒的落着。林家塘全村這時彷彿是惡濤中的一隻小艇，簸盪得沒有一刻平靜，瓦片拉拉的發出聲音。水從簷間的水溜邊上呼號地衝了出來，拍拍地擊着地上的石頭。各處院子中的水，帶着各種的積污和泥土兇猛地湧到較高的窗檻下又撞了回去。樹林在水中跳動着，像要帶根拔了起來，上面當不住嚴重的襲擊，彎着頭又像要折斷樹幹往地下撲倒一般。山上的水瀑布似的滾到溪中，發出和雷相呼應的巨聲。天將崩塌了。村中的人都戰戰兢兢的躲在屋中，不敢走出門外。

就在這時候，住在村尾的農夫四林忽然聽見了屋外大聲呼號的聲音。他從後窗望出去，看見一個人撐着一頂紙傘，赤着腳，褲腳捲到大腿上，大聲的唱着歌，往山腳下走了去。

那是子平。

『發了瘋了，到那裏去尋什麼狗肉吃呀！』四林不禁喊了起來。

穿過竹林望去，四林看見子平走到溪邊站住了。他呆呆的望着，時或抱起一塊大石，往急流中擲去。一會兒，他走了下去，只露出了傘頂，似已站在溪流中。

不久雨停了。子平收了傘，還站在那溪中。四林背上鋤頭，走出門，假裝到田間去，想走近一點窺他做什麼。

子平脫了上衣，蹲着身在溪水上，用手舀着水，在洗他的上身。

『賤骨頭！』四林掉轉身，遠遠的就折回自己的家裏。

孟母擇鄰而居，士君子擇友而交，正所謂雞隨雞羣，羊隨羊羣，賊有賊隊，官有官黨。有錢的和有錢的來往，好人與好人來往。像

子平，算是一個讀書人，而不與讀書人來往，他的爲人就可想而知

子平，算是一個讀書人，而不與讀書人來往，他的爲人就可想而知了。林家塘儘有的是讀書人，一百年前，出過舉人，出過進士，也曾出過翰林。祠堂門口至今還高高的掛着欽賜的匾額。現在有兩個秀才都還活着。有兩家人家請着先生在教子弟。像林元，雖已改了業做了醫生，但他筆墨的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從前也是一個童生。年青的像進安，村中有什麼信札都是他代看代寫。評理講事有丹生。募捐倡議有芝亭。此外還儘有識字能文的人。而子平，一個也不理，這算是什麼呢？他回家已二十多天，沒有去看過人，也沒有人去看過他。大家只看見他做出了許多難以入目的事情。若說他瘋狂，則又不像。只有說他是下流的讀書人，便比較的切確。

但一天，林家塘的人看見子平的朋友來了。那是兩個外地人，言語有點異樣，穿着袋子很多的短衣。其中的一個，手裏提着一隻黑色

的皮包，裏面似乎裝滿了東西。到了林家塘，便問子平的住處，說是由縣裏的黨部來的，和子平同過學。子平非常歡喜的接見他們，高談闊論的談了一天，又陪着他們到山上去走。宿了一夜，這兩個人走了。子平送得極遠極遠。

三天後，子平到縣城去了。這顯然是在看那兩個朋友的。他去了三天纔回家。

那時田間正是一片黃色，早稻將熟的時候。農夫們都忙着預備收割，田主計算着秤租穀的事情。忽然一天，林家塘來了一個貼告示的人。大家都圍着去看，只見：

『……農夫栽培辛勤……租穀一律七折……縣黨部縣農民協會示……』

『入他娘的！這樣好的年成，要他多管事！……』看的人都切齒的痛恨。有幾個人甚至動手撕告示了。

示……』

『入他娘的！這樣好的年成，要他多管事！……』看的人都切齒的痛恨。有幾個人甚至動手撕告示了。

林家塘裏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種田的沒有幾個。這一種辦法，可以說是於林家塘全村有極大的損失。於是全村的人便紛紛議論，詈罵起來。

『什麼叫做黨部！什麼叫做農民協會！狗屁！害人的東西！』有一種不堪言說的疑惑，同時湧上了大家的心頭：覺得這件事情似乎是子平在其中唆使。從這疑惑中，又加上了平時的鄙視，便生出了仇恨。

那是誰都知道的，他和黨部有關係。

炊煙在各家的屋上盤繞，結成了一個大的朦朧的網，籠罩着整個的村莊。夜又從不知不覺中撒下幕來，使林家塘漸漸入於黑暗的境

界。星星似不願夜的獨霸，便發出閃閃的光輝，照耀着下面的世界。雲斂了跡，繁密的銀河橫在天空。過了一會，月亮也出來了。她帶着涼爽的氣、射出更大的光到地上。微風從幽祕的山谷中，樹林中偷偷的幌了出來，給與林家塘一種不堪言說的涼爽。喧嘩和擾擾攘已退去休息。在清靜中，蟋蟀與紡織娘發出清脆的歌聲，頌揚着夜的祕密。

經過了炎熱而又勞苦的工作，全村的男女便都休息在院中，河邊，樹下。受着甜蜜的夜的撫慰，三三兩兩的低聲地談着歡樂或悲苦的往事。

不久，奇異的事發生了。

有人看見頭上有無數的小星擁簇在一堆，上窄下闊，形成了掃帚的樣式，發出極大的光芒，如大麥的鬚一般。這叫做掃帚星。是一顆兇星。牠發現時，必有王莽一類的人出世，傾覆着朝代，擾亂着安

靜。像這樣的星，林家塘人已有幾百年不曾看見過。

靜。像這樣的星，林家塘人已有幾百年不曾看見過。

大家都指點着，觀望着，談論着。恐怖充滿了各人的心中。牠正直對着林家塘，顯然這個人已出現在林家塘了。

約莫半點鐘之久，東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大的黑雲，漸漸上昇着，有一分鐘左右蓋住了光明的月亮。牠不歇的往天空的正中飄來，愈走愈近林家塘。掃帚星似已模糊起來，漸漸失了光芒。大家都很驚異的望着，那雲很快的便蓋住了掃帚星。

『好了！掃帚星不見了！』雲過後，果然已看不見光芒的掃帚星，只是幾顆隱約的小星在那裏閃爍着。於是大家就很喜歡的叫了起來。各人的心中重又回復了平安，漸漸走進屋裏去睡眠。

阿武嬸的房子正在惠明先生的花園旁邊。她走入房內後，忽然聽見一陣風聲，接着便是脚步聲，不由得奇怪起來，她仔細傾聽，那聲

音似在惠明先生的花園裏，便走入廚房，由小窗裏望了出去。模糊的月光下，她看見一個人正在那裏拿着一柄長的劍呼呼的舞着。雪亮的光閃熠得非常可怕。劍在那人的頭上身邊，前後左右盤旋着。忽然聽見那人叱咤一聲，那劍便刺在一株樹幹上。收了劍，又做了幾個姿勢，那人便走了。阿武嬸隱隱約約的看去，正是子平。

一陣戰慄從她的心中發出，遍了她的全身。她連忙走進臥房裏去。恐怖主宰着她的整個的靈魂。她明白掃帚星所照的是誰，方總許多人撅着嘴所暗指的是誰了。

『咳，不幸，林家塘竟出了這樣的一個惡魔！』她顫顫地自言自語的說。

林家塘離縣城只有三十里路，一切的消息都很靈通，國內的大事

林家塘離縣城只有三十里路，一切的消息都很靈通，國內的大事他們也頗有一點知道。但因爲經商的經商，做工的做工，種田的種田，各有自己的職業，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大去理會那些閒事。誰做皇帝誰做總統，在他們都沒有關係，北軍來了也好，南軍來了也好。這次自從南軍趕走北軍，把附近的地方佔領後，紛紛設立黨部，工會，農會，他們還不以爲意。最近這麼一來，他們疑心起來了。北軍在時，加糧加稅，但好好的年成租穀打七折還不會有過。這顯然是北軍比南軍好得多。

林家塘擾擾攘攘了幾天，忽然來了消息了。

『這是共產黨做的事！』在縣內醫院裏當賬房的生貴剛從城裏回家，對鄰居們說。

『什麼是共產黨呢？』有好幾個人向來沒有聽見過，問生貴說。

『共產黨就是破產黨！共人家的錢，共人家的妻子！』

『啊！這還了得！』聽的人都驚駭起來。

『他們不認父母，不認子女，凡女人都是男人的妻子，凡男人都是女人的丈夫！別人的產業就是他們的產業！』

這話愈說愈可怕了。聽的人愈加多了起來。這樣奇怪的事，他們還是頭一次聽見。

『南軍有許許多多共產黨，女人也很多。她們都剪了頭髮，和男子一樣的打扮。』

『啊，南軍就是共產軍嗎？』

『不是。南軍是國民軍。共產黨是混在裏面的。現在國民軍正在到處捉共產黨。一查出就捉去槍斃。前日起，縣裏已槍斃了十幾個。現在搜索得極嚴。有許多共產黨都藏着手槍，炸彈。學界裏最多。這幾天來，街上站滿了兵，凡看見剪了頭髮的女學生都要解開上衣露出胸來，脫了裙子，給他們搜摸。』

胸來，脫了裙子，給他們搜摸。』

『啊！痛快！』

『什麽黨部，農會，工會！那裏面沒一個不是共產黨。現在都已解散。被捉去的捉去，逃走的逃走了。』

『好，好！問你還共產不共產！』

聽的人都喜歡的不得了。眼見得租穀不能打七折，自己的老婆也不會被人家共了。

這消息像電似的立刻就傳遍了林家塘。

許許多多人都談着談着，便轉到掃帚星上去，劍與一羣剪頭髮的女人，以及晴天在山頂上打滾，雨天在山脚下洗澡等等的下流的出奇的舉動……

有幾個人便相約去諷示惠明先生，探他的意見了，因爲他是掃帚

星的叔叔，村中不好惹的前輩。

鄰居們走後，惠明先生非常的生氣。他一方面惡鄰居們竟敢這樣的大膽，把他的姪子當做共產黨，一方面恨子平不爭氣，會被人家疑忌到如此。七八年前，他在林家塘是一個最威風，最有名聲的人，村中有什麼事情，毆鬪或爭論，都請他去判斷。他像一個閻王，一句話說出去，怎樣重大的案件便解決。村中沒有一個人不怕他，不尊敬他。家家請他吃酒，送禮物送錢給他用。近幾年來他已把家基築得很穩固，有屋有田，年紀也老了，不再管別人的事，只日夜躺在牀上，點着烟燈，吸吸鴉片消遣。最近兩年來，他甚至連家事也交給了大媳婦，不大出自己的房門。子平回來後，只同他同桌吃過三次飯，一次還是在富克先生家裏。談話的次數也很少，而且每次都很短促。他想

不到子平竟會這樣的下流。他怒氣冲冲的叫女僕把子平喊來。

不到子平竟會這樣的下流。他怒氣冲冲的叫女僕把子平喊來。

『你知道共產黨嗎，子平？』他劈頭就是這樣問。

『知道的。』子平毫不介意的回答說。

這使惠明先生吃了一驚。顯然鄰居們的觀察是對的了。

『爲什麽要共產呢？』

因爲不平等。不造房子的人有房子住，造房子的反而沒有房子住。不種田的人有飯吃，種田的反而沒有飯吃。不做衣服的有衣服穿，……』

『爲什麽要共產呢？』惠明先生截斷他的話，問。

『沒有這回事。』他笑着回答說，『只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是有的。』

惠明先生點了一點頭。

『哈，今日同這個自由結婚，睡了一夜，明日就可以自由離婚，再和別個去自由結婚，後天又自由離婚，又自由結婚，又自由離婚……這不就是共妻？』他想。

『生出來的兒子怎麼辦呢？』他又問子平說。

『那時到處都設着兒童公育院，有人代養。』

『豈不是不認得父母了。』

『沒有什麼關係。』

『哦！你怎麼知道這許多呢？』

『書上講得很詳細。』

『惠明先生氣忿地躺在牀上，拿起烟筒，裝上烟，一頭含在口裏，便往烟燈上燒，不再理子平。

子平還有話要說似的，站了一會，看他已生了氣，便索然無味的走回自己的房裏。

子平還有話要說似的，站了一會，看他已生了氣，便索然無味的走回自己的房裏。

惠明先生一肚子的氣憤。烟越吸越急，怒氣也愈加增長起來。自己家裏隱藏着一個這樣危險的人，他如做夢似的，到現在纔知道。林家塘人的觀察是多麼眞確。問他知道嗎？——知道。而且非常的詳細。他幾十年心血所爭來的名聲，眼見得要被這畜生破壞了！報告，捉了去是要槍斃的。他畢竟是自己的姪子。不報告，生貴說過，隱藏共產黨的人家是一樣要槍斃的。這事情兩難。

新的思想隨着他的烟上來，他有了辦法了。

他想到他兄弟名下尚有二十幾畝田，幾千元現款存在錢莊裏。他兄弟這一家現在只有子平一個人。子平如果死了，是應該他的大兒子承繼的，那時連田和現款便統統歸到他手裏。不去報告，也不見得不被捉去，而且還將株連及自己。報告了，既可脫出罪，又可拿到他的

產業。何樂而不爲？這本是他自作自受，難怪得叔叔。況且，共產黨連父母也不認，怎會認得叔叔？他將來也難免反轉來把叔叔當做姪子看待，兩個兒子難免受他的欺，被他共了產，共了妻去。

主意拿定，他在夜間請了村中的幾個地位較高的人，祕密地商量許久，寫好一張報告，由他領銜，打發人送到縣裏去。

林家塘是一個守不住祕密的地方，第二天早晨，這消息便已傳遍了。大家都覺得心裏有點癢癢，巴不得這事立刻就發作。

生貴却故意裝做不知道似的，偏要去看看子平。

九點鐘，他去時，門關着，子平還睡着。十點鐘，也還沒有起來。他有點疑惑。十二點又去了一次。子平在裏面答應說，人不好過，不能起來。下午二點和四點，他覺得自己不好意思再去，叫別人去敲了兩次門，也是一樣的回答。

去敲了兩次門，也是一樣的回答。

『一定是給他知道了！』生貴對敎童說，『在裏面關着門，想什麼方法哩！』

『自然着急的！昨晚惠明先生的話問得太明白了！』

『不要讓他逃走！逃走了，我們這班人便要受官廳的殃，說是我們放走的呢！』

第三天早晨，濃厚的霧籠罩了整個的林家塘。炊煙從各家的煙囪中冒了出來，漸漸混合在霧裏，使林家塘更沉沒在朦朧中，對面辨不出人物。太陽只是淡淡的發着光，似不想衝破霧的網，給林家塘人一個清明的世界一般。只有許多鳥在樹林裏啁啾地鳴着，不堪煩悶似的。

阿武嬸拿着洗淨了的一籃衣服回來，忽然聽見一陣橐橐的皮鞋聲，有一個人便在她的身邊迅速地掠過去。她回頭細看時，那人已隱沒在霧中了。林家塘沒有第二個人穿皮鞋，她知道那一定是子平逃走了。她急忙跟着皮鞋聲追去。路上遇到了史法，便輕輕的告訴他，叫他跟去，因為她自己是小脚，走不快的。

『萬不會讓他逃走！』史法想，『那邊只有往縣城去的一條大路，我跟着去就是了。』

子平走得很快，只聽見脚步聲，看不見人。

霧漸漸淡了起來，隱約中，史法已看見子平。但脚步聲忽然沒有了。他仔細望去，子平已走入小路。

『哼！看你往那裏逃罷！』史法喃喃地說着，跟了去。

霧漸漸消散，他看得很清楚，子平走進一個樹林裏站住了。他正要走過去，忽然樹林中起了一聲狂叫，嚇得他連忙站住了脚步。

對面的山谷猛然又應答了一聲。

要走過去，忽然樹林中起了一聲狂叫，嚇得他連忙站住了脚步。

對面的山谷猛然又應答了一聲。

他看見子平捻着拳頭在那裏打起拳來了。

『呣，他知道我跟着，要和我相打了！』

他不由得心裏突突的跳了起來，不敢動了。

『走遠一點罷，』他想。轉過身去，他看見前面來了六個人。那是生貴，仁才，明生，長庭，敎童，四林，後面還有一羣男女，爲首的彷彿是惠明先生，丹生先生，富克先生，他們似已知道子平逃走，追了來的。

『逃走了嗎？』

『不，在樹林內。他死到臨頭，看見我一個人，磨拳擦掌的，還想打我呢！』史法輕輕的說。看見來了這許多人，她又膽壯了。

『去，追去捉住他！』生貴像發號施令的說。

『不！怕有手槍呢！』仁才這麼一說，把幾個人都呆住了。

霧已完全斂跡，太陽很明亮地照着。他們忽然看見對面來了七八個人。前面走的都背着槍，穿着軍服，後背的一個正是送報告信去的惠明先生的僕人。

『逃走了，逃走了！』大家都大聲的喊了起來。『還在樹林裏！快去，快去！當心他的手槍！』

那些兵就很快的卸下刺刀，裝上子彈，吹着哨子，往樹林包圍了去。

子平似已覺得了。他已飛步往樹林外逃去。

突然間，一陣劈拍的槍聲，子平倒在田中了。

大家圍了上去，看見他手臂和腿上中了兩槍，流着鮮紅的血。就

在昏迷中，兩個兵士用粗長的繩索把他綑了起來。有幾個兵士便跑到

突然間，一陣劈拍的槍聲，子平倒在田中了。大家圍了上去，看見他手臂和腿上中了兩槍，流着鮮紅的血。就在昏迷中，兩個兵士用粗長的繩索把他綑了起來。有幾個兵士便跑到他的屋子裏去搜查。

證據是一柄劍。

過了一天，消息傳到林家塘：子平抬到縣裏已不會說話，官長命令……

幾天之後，林家塘人的興奮漸漸消失，又安心而且平靜的做他們自己的事情。溪流仍點點滴滴的流着，樹林巍然地站着，鳥兒啁啾地唱着快樂的歌，各色的野花天天開着，如往日一般。卽如子平擊倒的那一處，也依然有蟋蟀和紡織娘歌唱着，蚱蜢跳躍着，粉蝶飛舞着，不復記得曾有一個青年悽慘的倒在那裏流着鮮紅的血……

呵，多麼美麗的鄉村！

阿長賊骨頭

第一章

父母之榮譽——出胎之幸運——幼時之完美——芳名之由來及其意義

阿長有這樣榮譽的父母，我們一點也不能否認，那是他前生修來的結果。易家村裏的人們，無論老幼男女，都勇於修來生的幸福，已不是新發明的事，你去問一塊千百年前的老石頭，恐怕牠還記得年青時，易家村尙叫做周家村。或周家村尙叫做陳家村的那從前的從前，人們對於修行的熱烈的。如果人人都修行，念經又拜佛，拜佛而又念經，從不描追計的過去直奉行至無盡的未來，誰能說這個地方還會有不榮譽的事，而阿長，顯然前生也在修行的，還會有不榮譽的父母

呢？

講到阿夏，阿長的父親，不但是易家村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離易家村數十里的地方，也人人知道他的大名。在山與海圍抱着，周圍約有百餘里的區域中，像這樣出名的人，二百年中還只有三個。第一個，是光緒初年的李筱林進士；第二個是發洋財的陳順生；第三個——那就是阿夏了。他拿着一條打狗棍。背着一隻汚舊的飯袋，到處敲着竹板或小木魚，唱情歌或念善經給人家聽，走遍了家家戶戶，連每一條路上的石頭都已認識他。但榮譽之由來却不在於此，——那是因爲他喜歡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隨便帶一點東西囘家的緣故。

至於阿長的母親，還沒有嫁給阿夏，便已有了她自己的榮譽。阿長的來源，一直到現在還有點糢糊。因此阿夏在阿長還未落地之

先，曾和阿長的母親翻過幾次臉。分娩時，阿夏在房裏瞪着脚盆和剪刀，已經决定給這孩子一個冷不防，覆了下去；或插了下去。但他畢竟是一個唱情歌和念善經的人，孩子落了地，他的心腸就軟了下來，瞧一眼，不自主的溜出去了。

但阿夏雖然饒了他的命，總還有點不曾釋然，有好幾天懶出去幹他的勾當。於是這影響到他的妻子，使纔出世的阿長不得不嘗難以消化的稀飯。

然而阿長有幸，造物主寵愛他，給了他粗健的腸胃，使他能够一天比一天長大。他有了落落的黃色的皮膚，短短的眉毛。炯炯發光的眼珠，低而且小的鼻子，狹窄的口，尖削的下巴，小而外翻的耳朵，長的手指，長的腿，小的脚。在靈魂中，造物主又放了一點智慧和歡樂。每當他的父親發了脾氣，惡狠狠地打他一個耳光，他便轉過臉

去，朝着他的父親嘻嘻笑了起來，現出舒服而且光榮的表情。他凍濞也可以，餓餓也不妨，正六年中沒有生過幾次病，偶而有病，不吃一點藥就好了。他雖然長得瘦，晒得黑，但却生得高，也不缺乏氣力。六七歲時，他已能拖着一個拉草爬，到街上去拉殘草斷柴回來，給他的母親養飯；提着一隻破籃，到人家已經掘完的芋艿田裏去拾殘剩的芋艿片；也會帶着鐮刀去挖藜藿。還有許多事情，別人十幾歲纔會做的，他七八歲時便會做了。有時，他還賺得一二個銅元回來。只有一次，他拿了沈重的鋒利的鐮刀出去割路邊的茅草，出了一點禍：那就是他割完了茅草，和幾個同伴耍鐮刀，把牠滴溜溜的丟了上去，看看牠滴溜溜的落下來，刀尖剛剛陷在草地裏，一個不小心，鐮刀落在脚旁，砍去了左脚脚跟的一塊肉，脚跟好後，這個地方再也不生新的肉，偏了進去了。他的父親起初以爲這是極不雅觀的事情，但他的母

尋找了。

阿長漸漸長大起來，才能也漸漸表露出來，使他的父親漸漸忘記了已往的事，對他喜歡起來。其中最使他父親滿意的，就是用不着誰教他，便像他父親似的，曉得在人家不注意的時候，順手帶一點東西回家。他起初連自己母親衣袋內的銅錢也要暗暗摸了出去，用小石頭在地上畫了一個方格，又在格內畫了兩條相交的叉線，和幾個同伴打銅錢，或當新年的時候，擠到祠堂門前的牌九攤旁，把銅錢壓在人家的最後一道。但被他母親查出了幾次以後，他漸漸連這層也明白了。他知道母親的就是自己的，不應該動手。

到了十二三歲，他在易家村已有了一點名聲。和他的父親相比，人人說已青出於藍了。他曉得把拿來的錢用破布裹起來，再加上一點

字紙，塞在破蛋殼中，把蛋殼丟在偏僻的牆脚跟，或用泥土捻成一個小棺材，把錢裹在裏面，放到陰溝上層的亂石中，空着手到處的走，顯出坦然的容貌。隨後他還幫着人家尋找，直找遍最偏僻的地方。

然而阿長雖然有了這樣特出的天才，命運却喜歡不時同他開玩笑，給了他一個或幸或不幸的一生，使他在童年的時候就蒙上了怎樣也消滅不了的美名。

那事發生在他十四歲的時候。

一家和他們很要好，比他們稍微富一點的堂房嫂嫂，有一次因爲婆婆出門找兒子要錢去了，一個人睡在家裏有點胆怯，便請了阿長的母親去做伴。正所謂合該有事，三天後阿長的父親竟有兩夜不曾回家，阿長的母親便不得不守在自己的屋內，派他的兒子去陪伴。第二天的半夜裏，隔壁的人家突然聽見他的嫂子大聲叫了起來，接着拍的

一聲，似乎打在一個人的面頰上。

一聲，似乎打在一個人的面頰上。

「瘟東西！……敢想天鵝肉吃！……」她罵着說。

隨後一陣輕微的脚步聲，便寂然了。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隔壁的人不覺笑了起來。顯然這個十四歲小孩想幹那勾當了。

第三天的清晨，他嫂嫂的臉上還露着盛怒，和他的母親低聲的說着話。他的母親很不安的，搖着頭嘆着氣。當天晚上，便不叫他去陪他的嫂子，關着門，把他打了一頓。

有好幾天，人家和他的嫂子提起阿長，她便非常痛恨的叫他「小鬼」。

但阿長畢竟有特出的天才，他一見嫂嫂仍和從前一樣的態度。他的嫂嫂儘管不理他，遇見他時咬着牙，背轉臉去，他却仍對着她嘻嘻

的笑，彷彿沒有事似的。而且還不時的到她房裏去。

造物主曾在他嫂嫂的靈魂裏撒了寬容，幾天過去，她漸漸氣平了。她覺得他母親給他的懲罰已有餘，用不着再給他難堪。他到底還沒有成人，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便漸漸和善起來，給了他自新的路。

阿長似乎也懂得他嫂嫂的善意，於是轉了一個方向，接着做了一件無損於他嫂嫂的事。

離開想吃天鵝肉的日子還只有十一二天，他赤着脚踏着雨後的濕地，從外面走回家來。一到他嫂嫂的門邊，便無意的推開半截門，跨進了門限。他的嫂嫂和嬸嬸沒有在家，房內冷清清的彷彿正為他預備好了動手的機會。他一時心血來潮，便抬頭四面望了一望，瞥見久已羨慕的錫瓶在衣櫥頂上亮晶晶地發光，便爬上衣櫥面前的凳子，捧了下來。同時智慧發出一個緊急的號令，叫他脫下背身，裹着錫瓶，挾着

來。同時智慧發出一個緊急的號令，叫他脫下背身，褒着錫瓶，挾着往二里外的當舖走去。

他的孀孀幾分鐘後就回了家，立刻發現房裏失了東西。她細找痕跡，看見了一路的足印，在衣櫥前的凳子上顯得更其清楚，左足後跟削了進去。這便有了十足的證據了。她開始去尋阿長，但他不在家，也不在鄰人的家裏。據隔壁的一個婦人說，確曾看見他用衣服裹着一個和錫瓶一樣大的東西，匆匆地走了出去。他的孀孀立刻就明白他往當舖裏去了。於是她便站在大門口等待他。

約莫過了一點鐘，阿長回來了。他昂着頭一路和人家打招呼，這裏站了一會，和人家說了幾句話，那裏站了一會，和人家笑幾聲，態度很安靜。他的孀孀一看見他，就滿臉發燒，奔到他的面前，右手拉住他的前胸，左手就是拍的一個耳光。

『畜生！』她一面還罵着說。

『怎麼啦？』他握住嬸嬸的手，仰起頭來問，聲音頗有點強硬。

『還我錫瓶，饒你狗命！』

『阿，到底什麼事呀？先講給我聽！錫瓶怎麼樣？』

但他的嬸嬸却不講給他聽，一把拖到屋柱旁，叫媳婦拿了一條粗繩，連人和屋柱綑了起來。

『把錢和當票拿出來，饒你狗命！』

『我那裏來的錢？那裏來的當票？一會兒說是錫瓶，一會兒又說是錢和當票！不曉得你說的什麼！你搜就是了。』

他的嬸嬸動手搜了，自外面的衣上直搜到裏面的襯衣。但沒有一點影蹤。然而足印清清楚楚，左足脚跟削了進去的，沒有第二個人。不是他是那個呢？

『藏到那裏去了，老實說出來，免得吃苦！』他的嬸嬸警告他，

預備動手打了。

阿長彷彿沒有聽見，一點也不害怕，却反而大聲叫起苦來！

『你冤屈我！天曉得！……我拿了你的錫瓶做什麼！……』

『他的嫂嫂臉上全沒有了血色，氣恨得比他的嬸嬸還利害，顯然是又聯想到那夜的事了。

『賊骨頭！不打不招！』她從柴堆裏抽出來一束竹梢，往阿長的身上幌了過去。一半的氣恨便迸發在『賊骨頭』三個字上，另一半的氣恨在竹梢上。

阿長有點倔强，竹梢打在身上，一點也不變色。

『打死我也拿不出東西！』

『便打死你這賊骨頭！』他的嫂嫂叫着說，舉起竹梢，又要往他身上打去。

但阿長的母親來了。

這一天她正在街上的一家人家做短工，得到了阿長綁在屋柱旁的消息，便急忙跑了回來。她先解了竹梢的圍，隨後就問底細。

『當票和錢放在那裏，老實說出來，她們可以看娘的面孔，饒恕你！』她聽完了嬸嬸的訴說，便轉過身去問阿長。

『我沒有拿過！她們冤枉我！』阿長訴苦似的答說。

『賊骨頭？還說沒有拿過！看竹梢！』他的嫂嫂舉起竹梢又要打了。

但阿長的母親畢竟愛阿長，她把竹梢接住了。

『在我身上！我想法子叫他拿出來。』她說：『現在且先讓我搜一遍。』

她動手搜了。比他嬸嬸仔細，連肋肢窩裏都摸過，貼着肉一直摸

她動手搜了。比他嬸嬸仔細，連肋肢窩裏都摸過，貼着肉一直摸

到褲腰。——東西就在這裏了，她摸着阿長的肚子上圍着一根草繩，另外有一根繩直垂到陽物上，拉起來便是一件紙包的東西。她打開來看，果然有六角錢一張當票。

『滾出去！畜生！這樣不要臉！』她罵着就是一個耳光隨後便把繩子解開了。

『阿長得了機會，就一溜烟的跑走了，當晚沒有回來，不曉得在那一個垃圾堆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晚上走回來，躲在柴堆裏，給他母親看見了，關起門來痛打了一頓。

於是，這個美事傳開去，大家談着他的時候，從此就不再單叫他阿長，叫他『阿長賊骨頭』了。

『賊骨頭』這三個字在易家村附近人的心中是有特別的意義的。牠不僅含着『賊』，『壞賊』，『一根草也要偷的賊』等等的意義，

牠還含着『卑賤人』，『卑賤的骨頭』，『什麼卑賤的事都做得出的下流人』等等的意義。一句話，天下沒有什麼綽號比這個含義更廣，更多，更有用處的了。

阿長的嫂嫂，極端貞節，極端善良之外，還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她想出來的這個芳名，對於阿長再合適沒有了。只有阿長這個美的，香的，可愛的人，纔不辜負這個美的，香的，可愛的名字！

第二章

痛改前非沿門呼賣——舊性復發見物起意——半途被執情急智生——舊恩難忘報以瓊漿

阿長自從被他的嬸嬸綁過屋柱之後，漸漸有點悔悟了。屢次聽着母親的教訓，便哭了起來。淚珠像潮似的湧着，許久許久透不過氣。走出門外，不自主的頭就低了下去，怕看人家一眼。

『我不再做這勾當了！』

一次，他對他的母親這樣說。他說他願意學好，願意去做買賣，只求他母親放一點本，賣餅也可以，賣豆腐也可以，賣洋油也可以。意思確是非常的堅決。

他的母親答應了。她把自己做短工積得的錢拿出來給他做本錢，買了一隻篾編的圓盤，又去和一家餅店說好了，每日批了許多大餅，小餅，油條，油繩之類，叫他頂在頭上，到各處去賣。

阿長是一個聰明人，他頂了滿盤的餅子出去，常常空着盤子回來，每天總賺到一點錢。他認得附近的大路小路知道早晨應該由那一條屋衖出發，繞來繞去，到某姓某家的門口，由那一條屋衖繞回來。他知道在某一個地方，某一家門前，高聲喊了起來，屋內的人會出來買他的餅。他知道在某一個地方應該多站一點時候，必定還有人繼續

出來買他的餅。他又知道某一地方用不着叫喊，某一個地方用不着停頓，即使喊破了喉嚨，站酸了兩腿，也是不會有人來買的。眞所謂熟能生巧，過了幾個月，他的頭頂就非常適合於盤子，盤子頂在頭上，垂着兩手不去扶持也可以走路了。盤子的底彷彿有了一個深的洞，套在他的頭頂，怎樣也不會丟下來，有時阿長的頭動起來，牠還會滴溜溜的在上轉動。

這樣的安分而且勤孜，過了一年多，直至十六歲，他的春心又動了。他的心頭起了不堪形容的慾望，希求一切的東西，眼珠發起燒來，釘住了眼前別人的所有物，兩手癢呵呵的只想伸出去。

於是有一天，情願捐棄了一年多辛苦所換來的聲譽，不自主的走到從前所走過的路上去了。

離開易家村三里路的史家橋的一家人家，叫做萬富嫂的，有兩個

小孩，大的孩子的項圈，在阿長的眼前閃鑠了許久了。那銀項圈又粗

離開易家村三里路的史家橋的一家人家，叫做萬富嫂的，有兩個

小孩，大的孩子的項圈，在阿長的眼前閃鑠了許久了。那銀項圈又粗又大，永久亮晶晶地發着光！

『不但可愛而且值錢。』阿長想。

一天他賣餅賣到萬富嫂的門口，萬富嫂出去了，只剩着兩個孩子在門口戲耍。

『賣火熱的大餅嘍！』阿長故意提高了聲音！

『媽媽！賣大餅的來了！』那個大的孩子，約四歲光景，一面叫着，一面便向阿長跑來。

『媽媽呢？』阿長問。

『媽媽！』那孩子叫了起來。

阿長注意着，依然不聽見他媽媽的回答。

『我送你一個吃罷！來！』阿長把盤子放在地上，拿了一個，送

給了那孩子，隨後又拿了一個，給那呆呆地望着的小的孩子。

『唔，你的衣服眞好着！又紅又綠！』他說着就去摸大的孩子的前胸。

『媽媽給我做的，弟弟也有一件！』孩子一面咀嚼着，一面高興地說。他和阿長早已相熟了。

『但你的弟弟沒有項圈，』阿長說着就去摸他的項圈。

項圈又光又滑，在他的手中不息地轉動着，不由得他的手，起了顫動。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觸着這個可愛的東西。

智慧立時發現在他的腦裏。他有了主意了。

『啊，你的鞋子多麼好看！比你弟弟的還好！那個——誰做給你的呢？穿了——幾天了？好的，好的！比什麽人都好看！鞋上是什麽花？菊花——月季花嗎？……』他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項圈拉大，從孩子的頸上拿了出來，塞進自己的懷裏。孩子正低着頭快活看着自己

花？菊花——月季花嗎？……』他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項圈拉大，從孩子的頸上拿了出來，塞進自己的懷裏。孩子正低着頭快活看着自已的鞋，一面咕嚕着，阿長沒有注意他的話，連忙收起盤子走了。

他不想再賣餅子，只是匆匆地走着，不時伸手到衣裏去摸那項圈。手觸着項圈，在他就是幸福了。他想着想着，但不知想的什麼，而脚帶着他在史家橋繞了一個極大的圈子，他自已並不知道。這在他是瑣事，他完全不願意去注意。

一種緊急的步聲，忽然在他的耳內響了，他回轉頭去看，一個男子氣喘喘地追了上來。那確像孩子的叔叔，面上有一個傷疤，名字叫做萬福。

阿長有點驚慌了。他定睛細看，面前還是史家橋，自已還沒有走過那條橋。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走了這許久還在這裏！』他想。

但正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的頭上的盤子撲的被打下了。萬福已扯住了他的前胸。

『賊骨頭！』憤怒的聲音從萬福的喉間迸了出來，同時就是拍的一個耳光，打在阿長的臉上。

『怎麽啦？』

『問你自己！』萬福大聲說着又是拍的一個耳光。

阿長覺得自己的臉上有點發熱了。他細看萬福，看見他粗紅的臉，倒豎的眉毛，兇暴的眼光，闊的手掌，高大的身材。

『還我項圈！』萬福大聲的喊着。

『還給你！……還給你』阿長發着抖，滿口答應着，就從懷裏揣了出來。

『但你賠我大餅！』阿長看看地上的餅已踏碎了一大半，不禁起

了出來。

『但你賠我大餅！』阿長看看地上的餅已踏碎了一大半，不禁起了惋惜。

『我賠你！我賠你！瘟賊！』萬福說着，把項圈往懷一塞，左手按倒阿長，右手捻着拳，連珠砲似的往阿長的背上，屁股上打了下去。

『捉着了嗎？打！打死他！』這時孩子的母親帶着幾個女人也來了。她們都動手打起來。萬福便跨在他的頭上，兩腿緊緊的夾住了他的頭。

『饒了罷！饒了罷！下次不敢了！』

打的人完全不理他，只是打。阿長只好服服貼貼的伏在地上，任他們擺佈了。

但智慧是不會離開阿長的腦子的。他看看求饒無用，便想出了一個解圍的計策。

阿呀！痛殺！背脊打斷了！腰啦！脚骨啦！』他提高喉嚨叫喊起來，哭喪着聲音。

『哇……哇！哇：哇哇！』從他的口裏吐出來一大堆的口水。

同時，從他的褲裏又流出來一些尿，屁股上的褲子頂了起來，臭氣冲人的鼻子，——屎也出來了！

『阿呀！打不得了！』婦人們立刻停了打，喊了起來，『屎屎都打出了，會死呢！』

連萬福也吃驚了。他連忙放了阿長，跳了開去。

但阿長依然伏在地上，發着抖，不說一句話，只是哇哇的作着嘔。

『這事情糟了！』萬富嫂說，牽着一個婦人的手倒退了幾步。

『打死是該的！管他娘！走罷！』萬福說。

但大家這時却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得退了幾步，又遠遠的

但大家這時刦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得退了幾步，又遠遠的望着了。

阿長從地上側轉頭來，似乎瞧了一瞧，立刻爬起身來，拾了空盤，飛也似的跑着走了。一路上還落下一些臭的東西。『嘿！你看這個賊骨頭壞不壞！』萬福叫着說，『上了他一個大當！』

於是大家都哈哈大笑了。

在笑聲中，阿長遠遠地站住了脚，抖一抖褲子，回轉頭來望一望背後的人羣，一眼瞥見了阿芝的老婆露着兩粒突出的虎牙在那裏大笑。

『我將來報你的恩，阿芝的老婆！』他想着，又急促的走了。

約有半年光景，阿長沒有到史家橋去。

他不再賣大餅，改了行，挑着担子賣洋油了。

一樣的迅速，不到兩個月，他的兩肩非常適合於扁担了。沈重的油担在他漸漸輕鬆起來。他可以不用手扶持，把担子從右肩換到左肩，或從左肩換到右肩。他知道每一桶洋油可以和多少水，油提子的底應該多少高，提子提得快，油少了反顯得多，提得慢，多了反顯得少。他知道某家門口應該多喊幾聲，他知道某家的洋油是到鋪子裏去買的。他挑着担子到各處去賣。但不到史家橋去。有時，偶然經過史家橋，便一聲不響的匆匆地穿過去了。

他記得，在史家橋闖過禍。一到史家橋，心裏就七上八下的有點慌張。但那時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爲什麽會闖了這樣的大禍，是誰的不是呢？——他不大明白。就連那時是那些人打他，那個打得最兇，他也有點糢糊了。他只記得一個人：露着兩粒突出的虎牙，在背後大笑的阿芝的老婆！這個印象永久不能消滅！走近史家橋，他的兩眼就發出火來，看見阿芝的老婆露着牙齒在大笑！

發出火來，看見阿芝的老婆露着牙齒在大笑！

『我將來報你的恩！』他永久記得這一句話，

『怎樣報答她呢？這個難看的女人！』他時常這樣的想。

『但智慧不在他的腦子裏長在，他怎樣也想不出計策。

『賣洋油的！』

一天他過史家橋，忽然聽見背後有女人的聲音在叫喊。他不想在史家橋做生意，但一想已經離開村莊有幾十步遠，不能算是史家橋，做一次意外的買賣也可以，便停住了。

誰知那來的却正是他的寃家——阿芝的老婆！

阿長心裏有點恐慌了，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是呆呆地望着阿芝的老婆。

阿芝的老婆似也有點不自然，兩眼微微紅了起來，顯然先前沒有

注意到，這是阿長。

『買半斤洋油！』她提着油壺，喃喃的說。

『一百念！』阿長說着，便接過油壺，開開蓋子，放上漏斗，滲油進去。

『怎樣報復呢？』他一面想着，一面慢慢的提了給他。但智慧還不曾上來。

『噲噲！還有錢！』阿芝的老婆完全是一個好人，她看見阿長挑上了担子要走，忘記拿錢便叫了起來，一隻手拖着他的担子，一隻手往他的担子上去放錢。

在這俄頃間，阿長的智慧上來了。

他故意把肩上的担子往後一掀，後面的担子便恰恰碰在阿芝老婆的身上。碰得他幾乎跌倒地上，手中的油壺打翻了。担子上的油潑了她一身。

『可牙！』她叫着，扯住了阿長的担子。『不要走！賠我衣裳！』

的身上。碰得他幾乎跌倒地上，手中的油壺打翻了。担子上的油潑了她一身。

『阿呀！』她叫着，扯住了阿長的担子。『不要走！賠我衣裳！』

『好！賠我洋油！誰叫你拉住了我的担子！』

『到村上去評去！』阿芝的老婆大聲的說，發了氣。

阿長有點害怕了。史家橋的人，在他是個個兇狠的。他只得用力挑自己的担子。但阿芝的老婆是有一點肉的，担子重得非常，前後重輕懸殊，怎樣也走不得。

『給史家橋人看見，就不好了！』他心裏一急，第二個智慧又上來了。

他放下担子，右手緊緊的握住了阿芝老婆攀在油担上的手，左手就往她的奶上一摸。阿芝老婆立刻鬆了手，他就趁勢一推，把她摔在地上了。

十分迅速的，阿長挑上擔子就往前面跑。他沒有注意到阿芝老婆大聲的叫些什麼，他只聽見三個字，

『賊骨頭！』

阿長心裏舒暢得非常。雖然潑了洋油，虧了不少的錢，而且連那一百念也沒有到手，但終於給他報復了。這報復，是這樣的光榮，可以說，所有史家橋人都被他報復完了。

而且，他還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摸了突出的奶！這在他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女人的肉是這樣的可愛！一蹓着就渾身酥軟了！光榮而且幸福。

第三章

有趣呀面孔上的那兩塊肉——可惱惡狠狠的眼睛——乘機進言——旁觀着天翻地覆——冤枉得利害難以做人

阿長喝醉了酒似的，挑着擔子回到家裏。他心裏又好過又難過，

阿長喝醉了酒似的，挑着擔子回到家裏。他心裏又好過又難過，有好幾天只是懶洋洋的想那女人的事。但他的思想是很複雜的，一會想到這裏，一會又想到那裏去了。

『女人……洋油……大餅……奶……一百念……賊骨頭……碰反了！……』他這樣的想來想去，終於得不到一個綜合的概念。

然而這也儘够他受苦的了，女人，女人，而又女人！

厭倦來到他的腦裏，他不再想挑着擔子東跑西跑了。他覺得女人是可怕的，而做這種生意所碰着最多的又偏偏是女人。於是他想來想去，只有改行，去給撑划子的當副手。他有的是氣力。坐在船頭，兩手扳着槳，上身一仰一俯，他覺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新的行業不久就開始了。

和他按觸的女人的確少了一大半。有時即使有女人坐在他的船

裏，賴蓬艙的掩遮，他可以看不見裏面的人了。

但雖然這樣，他還着了魔似的，還不大忘情於女人。他的心頭常常熱烘烘的，像有滾水要頂開蓋子，往外衝了出來一般，——尤其是遠遠地看見了女人。

其中最使他心動的，莫過於堂房妹妹，阿梅這個丫頭了！

她每天坐在阿長所必須經過的大門內，不是縫衣就是繡花。一到大門旁，阿長的眼光就不知不覺的射到阿梅的身上去。

她的兩頰胖而且紅，發着光。

他的心就突突跳了起來，想去抱她。想張開嘴咬下她兩邊面頰上的肉。

在她的手腕上，有兩個亮晶晶地發光的銀的手鐲。

『值五六元！』阿長想，『能把這丫頭弄到手就有福享了——又好

看又有錢！』

　但懊惱立時上來了。他想到了她是自己的族內人，要成夫妻是斷斷做不到的。

　懊惱着，懊惱着，一天，他有了辦法了。

　他從外面囘來，走到阿梅的門邊，聽見了一陣笑聲。從玻璃窗望進去，他看見阿梅正和她的姊夫並坐在床上，一面吃着東西，滿面喜色，嘻嘻哈哈的在那裏開玩笑。

　『我也暗地裏玩玩罷！』阿長想。

　他開始進行了。

頭幾天，他只和她寒暄，隨後幾天和她閒談起來，最後就笑嘻嘻的丟過眼色去。

　但阿梅是一個大儍子，她完全不願意，竟露着惡狠狠的眼光，沉

着臉，轉過去了。

這使他難堪，使他痛苦，使他着惱。他覺得阿梅簡直是一個不識抬舉的丫頭，從此便不再抬起頭來。給她恩寵的眼光了。

阿梅有幸，她的父母很快的就給她找到了別的恩寵的眼光，而且過了兩個月，完全把阿梅交給幸福了。

他是一個好休息的銅匠，十天有九天不在店裏，但同時又很忙，每夜回家總在十二點鐘以後。阿才賭棍是他的大名。他的家離易家村只有半里路。關於他的光榮的歷史，阿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最不喜歡他左頰上一條小刀似的傷疤。他覺得他的面孔不能再難看了。

『不喜歡人，却喜歡鬼！』阿長生氣了。他親眼看着阿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頭上插着金黃的釵，兩耳垂着長串的珠子，手腕上的銀鐲換了金鐲，吹吹打打的抬了出去。

『拆散你們！』阿長怒氣冲冲的想。

『拆散你們！』阿長怒氣冲冲的想。

但雖然這樣想着，計策却還沒有。他的思想還只是集中在紅而且胖的面頰，滿身發光的首飾上。

『只這首飾，便就夠我一生受用了！』他想。

一天上午，他載客到柳河頭後，繫着船，正在等候生意的時候，忽然看見阿才賭棍穿得斯斯文文，搖搖擺擺的走過嶺來。阿長一想，這柱生意應該是他的了。於是他就迎了上去，和阿才打招呼。阿才果然就坐着他的船回家，因為他們原是相熟的，而現在，又加入一層親戚的關係了。

『你們到此地有一會了罷？』阿才開始和阿長攀談了。

『還不久。你到那裏去了來？』阿長問。

『城裏做客，前天去的。』

『喔！』

『姑媽的女昨天出嫁了。』

『喔！』

『非常熱鬧！辦了二十桌酒！』

『喔，喔！』

阿長一面說着，一面肚子裏在想方法了。

『你有許久不到丈人家裏去了罷！』阿長問。

『女人前幾天囘去過。』

『是的，是的，我看見過！——胖了！你的姨丈也在那裏，他近來也很胖。有一次——他們兩人並坐在床上開玩笑，要是給生人看見，一定以爲是親兄妹嘍！』

『喔！』阿才會意了。『你親眼看見的嗎？』

『怎麼不是？一樣長短，一樣胖……』阿長說到這裏停止了。智

一定以爲是親兄妹嘍！』

『喔！』阿才會意了。『你親眼看見的嗎？』

『怎麼不是？一樣長短，一樣胖……』阿長說到這裏停止了。智慧暗中在告訴他，話說到這裏已是足够。

阿才賭棍也沉默了。他的心中起了憤怒，臉色氣得失了色，緊緊咬住了上下牙齒。在他的腦中只旋轉着這一句話：『他們並坐在牀上開玩笑！』

懶洋洋地過了年，事情就爆發了。

那天正是正月十二日，馬燈輪到易家村。阿梅的父母備了一桌酒席，把兩個女壻和女兒都接了來看馬燈。大家都很高興，只有阿才看見姨丈也在，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他想竭力避開他，但坐席時大家偏偏又叫他和姨丈並坐在一條凳上。阿才是一個粗貨，他喝着酒，氣就漸漸按捺不住，衝上來了。他喝着喝着，喝了七八分酒，滿臉紅漲，言語雜亂起來。

『喝醉了，不要喝了罷！』阿梅勸他說，想動手去拿他的酒杯。

『滾開！毬東西！』阿才睁着凶惡的兩眼，罵了起來，提起酒杯就往阿梅的身上摔了過去，潑得阿梅的緞襖上都是酒。

一桌的人都驚愕了。

『阿才醉了！快拿醬油來！』

但阿才心裏却淸醒着，只是怒氣按捺不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佯裝着酒醉，用力把桌子往對面阿梅身上推了過去。

『婊子！』

一桌的碗盃連菜帶湯的被他推翻在地上，連鄰居們都聽見這聲音，跑出來了。

『你母親是什麽東西呀！』阿才大聲的叫着說，『你父親是什麽東西呀！哼！我不曉得嗎？不要臉！……』

『阿才，阿才！』阿梅的父親走了過去，抱着他，低聲下氣的說，

東西呀！哼！我不曉得嗎？不要臉！……』

『阿才，阿才！』阿梅的父親走了過去，抱着他，低聲下氣的說，『你去睡一會罷！我們不好，慢慢兒消你的氣！咳咳，阿才，你醉了呢！自己的身體要緊！先吃一點醒酒的東西罷！』

『什麼東西！你是什麼東西！我醉了嗎？一點沒有醉！滾開！讓我打死這婊子！』他說着提起椅子，想對阿梅身上摔去。但別人把他奪下了，而且把他擁進了後房，按倒在床上。

這一天阿長正在家裏，他早已擠在人羣中觀看。大家低聲的談論着，心裏都有點覺得事出有因，阿才不像完全酒醉；但這個原因，除了阿長沒有第二個人明白。

『生了效力了！』阿長想。

許久許久，他還聽見阿才的叫罵，和阿梅的哭泣。他不禁舒暢起來，走了。

但是這句話效力之大，阿長似乎還不曾夢想到：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這禍事愈演愈大了。阿才罵老婆已不僅在酒醉時，沒有喝酒也要罵了；不僅在夜裏關了門輕輕的罵，白天裏當着大衆也要罵了；不僅罵他而且打她了，不僅打她，而且好幾次把她關禁起來，餓她了；好幾次，他把柴刀磨得雪亮的在阿梅的眼前幌。阿梅突然顧頓了下來，兩眼陷了進去，臉上露着許多可怕青腫的傷痕，兩腿不時拐着，隨後親家母也相打起來，親家翁和親家翁也相打起來，阿梅的兄弟和阿才的兄弟也相打起來——鬧得附近的人都不能安靜了。

阿才是一個粗貨，他的嘴巴留不住祕密，別的人漸漸知道了這禍事的根苗，都相信是阿長有意搗鬼，但阿才却始終相信他的話是確實的。

『是阿長說的！』有一天，阿才在丈人家罵了以後，對着大衆說

了出來。

『拖這賊骨頭出來！』阿才的丈人叫着，便去尋找阿長。

但阿長有點聰明，賴得精光。阿才和阿梅的一家人都趕着要打他，他却飛也似的逃了。

那時滿街都站滿了人，有幾個和阿梅的父親要好的便兜住了阿長。

易家村最有權威的判事深波先生這時正站在人羣中。阿梅的父親給了阿長三個左手巴掌，便把他拖到深波先生的面前，訴說起來。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天在頭上！寃枉得好利害！我不能做人了！』阿長叫着說。

深波先生毫不動氣的，冷然而帶譏刺的說：

『河蓋並沒有蓋着！』

這是一句可怕的話，阿長生長在易家村，完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不能做人——跳河！

『天呀！我去死去！』阿長當不住這句話，只好大叫起來，往河邊走去。

沒有一個人去扯他。

但阿長的腦子裏並不缺乏智慧。他慢慢的走下埠頭，做出血心跳河的姿勢，大叫着，撲了下去。

『死一隻狗！』河邊的人都只轉過身去望着，並不去救他，有幾個還這樣的叫了出來。

『呵哺～～呵哺！天呀！寃枉呀！呵哺——呵～～哺！』

岸上的人看見阿長這樣的叫着，兩手用力的打着水，身子一上一下的沉浮着，走了開去。——但並非往河的中間走，却是沿着河塘走。那些地方，人人知道是很淺的，可以立住脚。

走。那些地方，人人知道是很淺的，可以立住脚。

『賣王了！賣王了！』岸上的人都動了氣，拾起碎石，向阿長摔了過去。

於是阿長躲閃着，不復喊叫，很快的撥着水往河塘的那一頭走了過去，在離開人羣較遠的地方，爬上了岸，飛也似的逃走。

他有三天不曾回來。隨後又在家裏躺了四五天，傳出來的消息，是阿長病了。

第四章

其樂融融——海誓山盟——待時而動——果報分明

阿長眞的生了病嗎？——不，顯然是不會的。他是賊骨頭，每根骨頭都是賊的。冷天跳在河裏，不過洗一澡罷了。凍餓在他是家常便

飯。最冷的時候，人家穿着皮襖，捧着手爐，他穿的是一條單褲，一件夾襖，別人吃火鍋，他吃的是冷飯冷菜。這樣的冬天，他已過了許多年。他並非賺不到錢，他有的是氣力，命運也並不壞，生意總是很好的。但一則因爲他的母親要給他討一個老婆，不時把他得來的錢抽了一部分去儲蓄了；二則他自己有一種嗜好，喜歡摸摸牌，所以手頭總是常空的。其實穿得暖一點，吃得好一點，他也像別的人似的，有這種慾望。——這可以用某一年冬天裏的事情來證明：

那一年的冬天確乎比別的冬天特別要寒冷。雪先後落了三次。易家村周圍的河水，都結了堅厚的冰，可以在上面走路了。阿長做不得划船的買賣，只好暫時幫着人家做點心。這是易家村附近的規矩，每年以十一月至十二月，家家戶戶必須做幾斗或幾石點心。這是有氣力的人的勾當，女人和斯文的人是做不來的。阿長是一個粗人，他入

了夥，跟着別人穿門入戶的去刷粉，舂粉，揑厚餅，印年糕。

力的人的勾當，女人和斯文的人是做不來的。阿長是一個粗人，他入了夥，跟着別人穿門入戶的去刷粉，舂粉，揑厚餅，印年糕。

有一天點心做得隣居阿瑞嬸家裏，他忽然起了羨慕了。

阿瑞嬸家裏陳設得很闊氣，滿房的傢具都閃閃地發着光，木器不是朱紅色，就是金黃色，錫瓶和飯盂放滿了櫥頂，阿瑞嬸睡的床裝着玻璃，又嵌着象牙，價值總在一百五六十元。她原是易家村二等的人家。阿瑞叔在附近已開有三爿店鋪了。

阿長進門時，首先注意到衣櫥凳上，正放着一堆摺疊着的絨衣。

『絨衣一定要比布衣熱得多了！』阿長一面做點心，一面心裏羨慕着。絨衣時時顯露在他的眼前。他很想去拿一件穿。

但那是放在房裏，和做點心的地方隔着一間房子。

他時時想着計策。

於是過了一會，智慧上來了。

他看見阿瑞嬸的一家人都站在做點心的地方，那間房裏沒有了人了。他看好了一個機會，徉裝着到茅廁去，便溜了開去。走到那間房子，輕輕的跨進們，就在衣櫥凳上扯了一件衣服，退出來往茅廁裏走。

茅廁裏正沒有一個人。

他很快的脫下自己的衣服，展開絨衣穿了上去。

忽然，他發現那衣服有點異樣了。

鈕子不在前胸的當中，而是在靠右的一邊。袖子大而且短。沒有領子。衣邊上還相着紅色的花條。

『咳咳，倒霉倒霉！』阿長知道這是女人的衣服了。

他躊躇起來。

女人的衣服是齷齪的，男子穿了，就會行三年磨苦運！

『不要爲是！』

女人的衣服是齷齪的，男子穿了，就會行三年磨苦運！

『不要爲是！』

他這樣想着，正想把他脫下時，忽然嗅到了一種氣息，異樣的女人的氣息：似乎是香的！

他又躊躇了。

他覺得有一個女人在他的身邊：赤裸裸的抱着他，滿身都是香粉香水！

他的魂魄飄漾起來了。

『阿長！快來！』

他聽見這樣的喊聲，清醒了。他不願把這衣服脫下。他愛這衣服。很快的，罩上了自己的夾衣，他又回去安詳的做起點心來。

工作舒暢而且輕易，其樂融融。

中午點心做完，阿長回了家。但到了三點鐘，阿瑞嬸來找阿長

了。

『你是有案犯人！』阿瑞嬸惡狠的說。

『我看也沒有看見過！』

於是阿瑞嬸在他的房裏搜索了。她有這權，雖然沒有證據，因爲阿長是有案犯人。

『偷了你的衣服，不是人！』阿長大胆的說。他是男人，阿瑞嬸是女人，他想，顯然是不會往他的身上找的。

『沒有第二個賊骨頭！』

『寃枉！天知道！』阿長叫着說，『我可以發誓，我沒有拿過！』

『你發誓等放狗屁！敢到廟裏對着菩薩發誓，我饒你這狗命！』

阿長一想，這事情不妙。到廟裏去發誓不是頑的，他向來沒有幹過。

『在這裏也是一樣！』

『賊骨頭！明明是你偷的！不拿出來，我叫人打死你！』

這愈加可怕了。阿長知道，阿瑞嬸店裏的伙計有十來個，眞的打起來，是不會有命的。

『廟裏去也可以。』他猶延的說。

『看你有胆子跪下去沒有！』

阿長只好走了。許多人看着，他說了走，不能不走。

『走快！走快！』阿瑞嬸雖是小脚，却走得比阿長還快；只是一路催逼阿長。

遠遠看見廟門，阿長的心突突的跳了。

很慢的，他走進了廟裏。

菩薩睜着很大的眼睛，惡狠狠的望着阿長。

『跪下去，賊骨頭！』阿瑞嬸叫着說。

阿長低下頭，不做聲了。他的心裏充滿着恐怖，腦裏不息的在想挽救的方法。

『不跪下去，——打死你！』阿瑞嬸又催逼着說。

阿長的智慧來了，他應聲跪了下去。

他似乎在禱祝，但一點沒有聲音，只微微翕着兩唇，阿瑞嬸和旁着的人並沒有聽見。

『說呀！發誓呀！』阿瑞嬸又催了。

『好！我發誓！』阿長大聲的叫着說，『偷了你的衣服——天雷打！冤枉我——天火獨間燒！』

這誓言是這樣的可怕，阿瑞嬸和其餘的人都失了色，倒退了。

『瘟賊！』

阿長忽然聽見這聲音，同時左頰上着了一個巴掌。他慢慢的站了

阿長忽然聽見這聲音，同時左頰上着了一個巴掌。他慢慢的站了起來，細看打他的人，却是阿瑞嬸店裏的一個賬房。論輩分，他是阿長的叔叔。阿長一想，他雖然是一個文人，平常也有幾分氣力，須得看機會對付。

『發了誓，可以饒了罷！』阿長訴求似的說。

『不饒你，早就結果你這狗命了！』那個叔叔氣洶洶的說，『你犯了多少案子！誰不知道！』

『我改過做人了！饒了～～我～～罷！』

阿長這樣的說着，復仇的計策有了，他蹲下身去，假裝着去拔鞋跟，趁他冷不防，提起鞋子，就在他左頰上拍的一個巴掌，赤着一隻脚，跑着走。

『我發了誓還不够嗎？你還要打我！』阿長一面跑一面叫着。

他的叔叔到底是一個斯文人，被阿長看破了，怎麽也追他不上。他立刻明白，非脫掉這件絨衣不可了！他已不復愛這件衣服。他有點怪牠，覺得不是牠，今日的禍事是不會有的。而這禍事直至這時彷彿還沒有完結：一則阿瑞嬸丟了衣服決不甘心，二則那個賬房先生受了打，難免找他算賬。這都不是好惹的。

智慧湧到他的腦裏，他立刻脫下絨衣，穿上自己的夾衣，挾在衣服下，走了出去。

阿瑞嬸的房子和他的房子在一條衖堂裏。果然如他所料，他們都是由大路回來，這時正在半路上。果然阿瑞嬸家裏沒有一個人。果然阿瑞嬸家裏的門開着。

於是阿長很快的走進了房裏，把絨衣塞在阿瑞嬸床上被窩裏，從自己的後牆，爬到菜地裏，取別一條路走了。

阿瑞嬸家裏的門開着。

於是阿長很快的走進了房裏，把絨衣塞在阿瑞嬸床上被窩裏，從自己的後牆，爬到菜地裏，取別一條路走了。

他有五六天沒有回家。

阿瑞嬸當夜就寬恕了他，因爲絨衣原好好的在自己被窩裏。但神明却並不寬恕阿瑞嬸。果報分明，第三天夜裏幾乎釀成大禍了。

她的後院空地裏借給人家堆着的稻草，不知怎的忽然燒了起來。幸虧救得快……

第五章

美麗的妻室——體貼入微——二次的屈服——最後的勝利

阿長眞使人羨慕！他苦到二十八歲苦出頭了！這就是他也有了一個老婆！非常的美麗！她的面孔上彫刻着花紋，塗了四兩花粉還不厭

多，眞是一個粉匣子！頭髮是外國式的，松毛一樣的黃，打了千百個結，鬈屈着。從耳朵背後起一直到頸頸，永久塗着烏黑的粉。眼皮上塗着胭脂，血一般紅。鼻子洞裏常粘着漿糊。包脚布從襪洞裏拖了出來。走起路來，鞋邊着地，緩而且慢。『拖雞豹』是她的芳名！

感謝他的母親，自阿長的父親死後，忍凍受飢，辛苦了半生，積了一百幾十元錢，又東挪西扯，纔給了他這個可愛的妻子！

阿長待她不能再好了。在阿長看起來，她簡直是一塊寶玉。爲了她，阿長時常丟開了工作，在家裏陪伴她。同她在一起，生活是這樣的快樂：說不出的快樂！

阿長不時從別的地方帶來許多雪花膏，香粉，胭脂，香皂，花露水給她。他母親叫她磨錫箔，但阿長不叫她磨，他怕她辛苦。煮起飯來，阿長親自燒火，怕她燒了頭髮。切起菜來，阿長自己動手，怕她砍了指頭。夜裏，自己睡在外邊，叫她睡在裏邊，怕她胆小。

『老婆眞好！』阿長時常對人家這樣的稱讚說。

砍了指頭。夜裏，自己睡在外邊，叫她睡在裏邊，怕她胆小。

『老婆眞好！』阿長時常對人家這樣的稱讚說。

的確，他的老婆是非常的好的。滿村的人知道：她好，好，好，好的不止一個！

例如阿二爛眼是一個，阿七拐脚是二個，化生駝背是三個，……

阿長是聰明人，他的耳朶靈，一年後也漸漸知道了。於是智慧來到他的腦裏，他想好了一種方法。

一天，他對他的妻子說，要送一個客到遠處去，夜裏不回來了。這原是常有的事，他的妻子毫不懷疑。

但到了夜裏十點鐘，他悄悄的回家了。

他先躲在門外傾聽。

屋內已熄了燈，門關着。

他聽見裏面喃喃的低微的語聲。他的耳朵不會背叛他，他分別出其中有阿二爛眼。

『有趣！……眞胖呀！……』他隱隱約約聽見阿二的話。

他不禁憤怒起來，兩手握着拳，用力的敲門了：蓬蓬蓬！

『誰～～呀？』他的妻子帶着驚慌的音調，低聲的問。

阿長氣得回答不出話來，只是用力的敲門：

蓬蓬蓬！蓬蓬蓬！…………

『到底是誰呀？』阿長的妻子含着怒氣似的問，『半夜三更，人家睡了還要鬧！』

『開不開呀？敲破這門！』

裏面暫時靜默了。阿長的妻子顯然已聽出了聲音。

『是鬼是人呀？說了纔開！』她接着便這樣的問，故意延宕着。

『醜婊子！我的聲音還聽不出嗎？』阿長憤怒的罵了。

『喔喔！聽出了！等一等，我來開！』他的妻子一半生氣，一半恐

裏面暫時靜默了。阿長的妻子顯然已聽出了聲音。

『是鬼是人呀？說了纔開！』她接着便這樣的問，故意延宕着。

『醜婊子！我的聲音還聽不出嗎？』阿長憤怒的罵了。

『喔喔！聽出了！等一等，我來開！』他的妻子一半生氣，一半恐慌的說，『說不回來，又回來了！這樣遲！半夜起來好不冷！』

阿長聽見他的妻子起來了。他的胸中起了火，預備一進門就捉住阿二爛眼，給他一個耳光。

『瘟蟲！又偷懶回來了！不做生意，吃什麼呀？』他的妻子大聲的咕嚕着，蹬着腳，走到了門邊。

『做得好事！』阿長聽見她拔了栓，用力把門推開了半邊，站在當中抵住了出路，罵着就是一個耳光，給他的妻子。

『怎麼啦！你不做生意還打人嗎？』

阿長的妻子比阿長還聰明，她說着把阿長用力一拖，拖到裏面了。

房中沒有點燈，阿長看不見一個人，只看見門口有光的地方，隱約幌過一個影子。

阿長知道失敗了。他趕了出去，已看不見一點踪跡。

『醃臢子！做得好事！』他罵着，拍的在他妻子的面孔上又是一個耳光。『偷人了！』

於是阿長的妻子號淘大哭了。

『天呀！好不寃枉！……不能做人了！……』

她哭着，蹬着脚，敲着床。鬧得阿長的母親和鄰居們都起來調解了。

『捉賊捉賊，捉姦捉雙！你得了什麼憑據呀！』她哭着說。

阿長失敗了。他只有向她陪罪，直陪罪到天亮。

但阿長不甘心，他想好了第二個方法。

費了兩天斷斷續續的工夫，他在房頂上挖了一個洞。那上面是別

費了兩天斷斷續續的工夫，他在房頂上挖了一個洞。那上面是別家堆柴的地方，不大有人上去。他的妻子不時到外面去，給了他很好的機會。他只把樓板挖起二塊，又假蓋着。在那裏預備好了兩根粗繩：一根縋自己下房裏，一根預備帶下去綑阿二爛眼。

他先給了她信用：好幾次說夜裏不回來，就眞的不回來了。

一天夜裏，他就躱到樓上等候着。

阿二爛眼果然又來了。

他聽着他進門，聽着他們切切的私語，聽着他們熄了燈，上床睡覺。直至他們呼呼響起來，阿長動手了。

他很小心的掀起樓板，縊好了繩子，慢慢縋了下去……

『捉賊！捉賊！』

阿長快要縋下地，忽然聽見他妻子在自己的身邊喊了起來，同

時，他覺得自己的頸項上被繩綑着了。他伸手去摸，自己已套在一隻大袋裏。

『捉住賊了！捉住賊了！』他的妻子喊着，把他頭頸上的繩子越抽越緊，抽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緊緊的打了兩個結。

燈點起時，阿長快昏過去了。

他的脚沒有着地，懸空的吊在房裏。

許多人進來了。

呵，原來是阿長！趕快放了他！

阿長的妻子號淘大哭了！她不願再活着。她要跳河去！

於是阿長第二次失敗了。他又只好陪罪，直陪罪到天亮。

但最後的勝利，畢竟是屬於阿長的，因爲他有特別的天才。過了不久，果然被他捉着一雙了！

那是他暗地裏請了許多幫手，自己先躲在床底下，用裏應外合的

不久，果然被他捉着一雙了！

那是他暗地裏請了許多幫手，自己先躲在床底下，用裏應外合的方法。

這一次，捉住了兩個赤裸裸的人！

然而有幸的是阿二爛眼，不幸的是阿七拐脚！他替代了阿二出醜！

在他們身上，阿長幾乎打爛了一雙手！

全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大家不禁對阿長起了相當的佩服。

但阿長是念善經的人的兒子，他的心中不乏慈悲，終於饒恕了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從此也怕了他，走了正路，不做歹事了。

第六章

阿長的母親眞是一個不能再好的人了。她爲了阿長，受盡了甜酸苦辣。在他父親脾氣最壞的時期中，她生了阿長。那時她連自己的飯也吃不飽，却還要餵阿長。當阿長稍稍可以丟開的時候，她就出去給人家做短工，洗衣，磨粉。夜裏囘來磨錫箔，補衣服，直至半夜，五更起來給他預備好了一天的飯菜。阿長可以獨睡在家的時候，她就出去給人家長做，半月一月囘家一次。她的工錢是很少的，每月不過一元或一元二角。但她不肯浪化一文，統統積儲起來了。因此，當阿長的父親死時，她有錢買棺材，也有錢給他超度。阿長這一個妻子可以說是她的汗血換來的！她直做到五十八歲，斷氣前一個月。家裏只有兩間房子，連廚房在內。阿長有了老婆，她就讓了出來，睡在廚房裏，那裏黑暗而且狹小，滿是灰塵，直睡到死。

她不大打罵阿長，因爲她希望阿長總有一天會變好的。

那裏黑暗而且狹小，滿是灰塵，直睡到死。

她不大打罵阿長，因為她希望阿長總有一天會變好的。

『咳，畜生呀畜生！脾氣不改，怎樣活下去呀！』阿長做錯了事情，她常常這樣咳聲嘆氣的說，這『畜生』兩字，從她口裏出來很柔和，含着自己的骨肉的意思。『壞是不要緊的，只要能改！我從前年輕時走的路也並不好！……』

聽着他母親的勸告，阿長只會低下頭去，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母親不常生病，偶然病了，阿長便着了急，想了種種方法去弄可口的菜來給她吃。

她最後一次的病，躺了很久，阿長顯然失了常態了。

他自己的面色也漸漸青白起來，言語失了均衡，不時沒有目的的來往走着，一種恍惚的神情籠罩了他。

隨後他也病倒了。他的病跟着他母親的病重起來，熱度一天比一天高，囈語說個不休。

『媽，我跟着你去！』

一天下午，他突然起了床，這樣的說着，解下褲帶，往自己的頸上套了。

那時旁邊站着好幾個人，都突然驚駭起來，不知怎樣纔好。

他的媽已失了知覺，儼然躺在床上，只睜着眼，沒有言語。

阿長的舅舅也站在旁邊，他是預備送他姊姊的終來的。他一看見阿長要上吊，便跳了起來，伸出左手，就是拍拍的三個巴掌：

『畜生！』他罵着說，『要你娘送你的終嗎？』

阿長闃然倒下了，從他的口中，吐出來許多白的沫。他喃喃的說着：

『啊，是嗎？……媽西匹！……割下你的頭……啊，這麼大！…

阿長閃然倒下了，從他的口中，吐出來許多白的沫。他喃喃的說着：

『啊，是嗎？……媽西匹！……割下你的頭……啊，這麼大！……這麼大！……我娃隙……阿四……阿呀！我不去……我不去！……嚇殺我了，嚇殺我了！……』

『阿長！阿長！』旁邊的人都叫了起來，他的妻子便去推扯。

『啊，不要扯我！……我怕……我不去……饒了我罷！……』

阿長非常害怕的伸着兩手，推開什麼東西的樣子。他的兩眼陷了進去，皺着面孔，全身發着抖。

這樣的繼續了很久，隨後又不做一聲的躺着了。

但不久，他大笑了。

『哈哈哈！……不要客氣……四角……對不住，對不住……哈哈哈！……來嗎？……』

大家都非常担憂，怕他活不下去，又恐怕他母親醒過來，知道

阿長的病勢。於是大家商議，决定暫時把阿長放到樓上的柴間裏去，讓他的母親先在房間裏斷氣。他們相信，阿長的母親就要走的，阿長怎樣的快，也不會在她之先。』

『媽！媽！……帶我去！……』阿長不時在樓上叫着說，好幾次想爬了起來，但終于被別人按住了。

到了晚上八點鐘光景，樓下的哭聲動了。阿長的母親已起了程。

在樓上照顧阿長的人也都跑了下去，暫時丟開了阿長，因為阿長那時正熟睡着。照規矩，阿長是應該去送終的，但他的病勢既然這樣的危險，也只有變通着辦了。他母親不能得他送終，總是前生註定的。

過了許久，底下的人在忙碌中忽然記到阿長了。

但等人跑上樓去，阿長已不在那裏！

他到那裏去了呢阿長？

過了許久，底下的人在忙碌中忽然記到阿長了。

但等人跑上樓去，阿長已不在那裏！

他到那裏去了呢阿長？

沒有誰知道！

大家驚慌了！因爲他曾經尋過短見！他說他是要跟着他母親一塊去的！

到處尋找，沒有阿長的踪跡。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說，他看見一個人，好像是阿長，曾在屋上爬過，經過幾家的樓窗，一一張望，往大門上走了去……

這顯然是阿長去尋短見了！

大家便往大門外，河邊，街上去尋找。

但那些地方都沒有踪跡。

只有一個住在河邊的人說，他曾經聽見河邊撲通的響了一聲，像

一塊很大的石頭丟下水中……

呵，阿長投河了！顯然是投河了！

紛亂和擾攘立刻迷漫了易家村，彷彿落下了一顆隕星一般。他們都非常的驚異，想不到阿長這樣壞的一個人，竟是一個孝子！以身殉母的孝子！這樣的事情，在易家村還不曾發生過！不，不，連聽也不曾聽見過，在這些村莊上！

第二天，許多人順着河去尋阿長的屍首，不看見浮上來。幾個人撐着船去打撈，也沒有撈到什麼。附近樹林和義塚地也找不見踪跡。阿長已經不見了，他沒有親叔伯，沒有親兄弟，親姊妹，阿長母親已躺在祠堂裏，這收殮出葬的大事便落在他舅舅的身上了。阿長沒有積儲什麼錢，就有，也沒有交給誰。這個可憐的母親到死時只剩了十元自己的汗血錢。她又沒有田或屋子可以抵賣，而阿長的舅舅的情形

也牢斤等於八兩。沒有辦法，只有草草收殮，當日就出葬了。她已絕

也半斤等於八兩。沒有辦法，只有草草收殮，當日就出葬了。她已絕了後代，沒有兒子，也沒有孫子，過繼是不會有人願意的，可憐的女人！好好的超度，眼看做不到，只有請兩個念巫代替和尚罷！至於落殮酒，送喪酒自然也只好請族人原諒，完全免去，因為兩次照例的酒席費實在沒有人拿得出。誰肯給沒有後代的人墊出三四十元錢來？以後向誰討呢？阿長的老婆決不會守一生孤孀！

於是他母親的事情就在當天草草的結束了。

冷落而且淒涼。

第三天清晨，天剛發亮，種田的木生的老婆提着淘米籃到河邊去淘米了。

大門還關着，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一到門邊，她突然叫了起來，回頭就跑！

她看見大門邊躲着一個可怕的影子！極像阿長！一身泥濘！

『鬼啦！鬼啦！……』她嚇得抖顫起來。這顯然是阿長的靈魂回來了！

鄰居們都驚駭起來，一聽見她的叫聲。

木生趕出來了。他是一個胆子極大的粗人。他一手拿着扁担，大聲的問：

『在那裏？在那裏？』

『不要過去！……阿長的靈魂轉來了！……躲在大門邊！……』她的老婆叫着說。

木生一點也不害怕，走了攏去。

『張天師在此！』他高聲的喊着。

阿長發着抖，蹲下了。他口裏顫聲的說：

『是我，木生叔！……人！』

阿長發着抖，蹲下了。他口裏顫聲的說：

『是我，木生叔！……人！』

木生聽見他的話，確像活人的聲音，像子也一點沒有改變，他有點猶疑了。他想，阿長生病的時候原是有點像發瘋，或許眞的沒有死。於是他拿住了扁担，問了：

『是人，叫三聲應三聲！……阿長！』

『噢！』

『阿長！』

『噢！』

『阿長！』

『噢！……眞的是人，木生叔！』

木生叔相信了。但他立刻又想到了一個方法。鬼是最怕左手巴掌的，他想，如果是鬼，三個左手巴掌，就會消散。於是他決計再作一

次證明。

他走近阿長，拍的就是一個左手巴掌，口裏喊一聲：

『小鬼』

阿長只縮了一縮身子，阿呀響了一聲。

拍的又是一個巴掌，阿長又只哼了一聲，縮一縮身子。

第三個巴掌又打下去了，阿長仍整個在那裏。

『我受不住了，木生叔！可憐我已受了一場大苦！……』

這時大門內的人都已聚在那裏。他們確信阿長眞的沒有死。

阿長的舅舅因爲阿長的老婆日後的事還沒有排佈好，夜裏沒有回去，宿在鄰居的家裏。他聽見這消息，也趕到了。

他走上去也是拍拍拍三個左手巴掌，隨後扯住阿長的耳朵，審問起來：

『那末你到底到那裏去了，說出來！』

『那末你到底到那裏去了，說出來！』

阿長發着抖說了：

『昨夜，——前天夜裏，舅舅，一個可怕的人把我拖去的……把我拖到河裏，按在河底裏，灌我爛泥，又把我綑起來，絟在亂石裏……我摸了一天河蚌……眞大，舅舅，河蚌像甑大，螄螺像碗大……好些人都在那裏摸……我叫着叫着，沒有一個人救我……後來我想出了法子，打碎一個蚌殼，割斷繩，……逃上岸……走了一夜，纔到家……』

許多女人都相信這話是眞的。因爲阿長的身上的確都是爛泥，面孔，頭髮上都是。

『這一定是鬼差捉錯了！』

『也許是他命裏註定要受這場殃！』

但阿長的舅舅却一點也不相信。他搖着頭，怒氣冲冲的睜着眼睛，

說：

『狗屁！全是說謊！解開衣裳看過！』

阿長的舅舅的確了解阿長最深，這也許是他的姊姊生前常常在講阿長的行爲給他聽的緣故吧。

在阿長的衣袋裏，他找到了鐵證：那是一包紙包，一點也沒有濕，打開來，裏面有十二元鈔票！

『瘟東西！眞死了還好一點！你騙誰！河裏浸了一天一夜，鈔票會不濕！連紙包都是乾的！你想把這錢藏起來，躲了開去，免得你娘死了，把你的袋口扯大！賊骨頭！瘟東西！……』

他提起拳頭連珠砲似的打了起來，兩脚亂跌起來。許多人圍攏來幫着打了。打得阿長走路不得。

但這十二元鈔票，最後畢竟屬於阿長了。因爲雖然人家把牠交給

了他的老婆，而他的老婆畢竟是他的老婆！

了他的老婆，而他的老婆畢竟是他的老婆！

第七章

讖語成眞黑夜開棺——紅綾被翻孀妻遺殃——空手出發別尋新地——阿長阿長

事實證明，阿長這雙手有特別的天才。他依靠着牠們，做了許多人家不敢做的事。光榮的紋已深刻地顯露在他的兩手上。他現在已沒有父母，蔭庇一點也沒有了。家裏沒有田也沒有錢，只有兩間破陋的小屋，一道半倒塌的矮墻，一扇破洞點點的爛門。飯鍋是土做的，缺了口，筷已焦了一頭，碗破了一邊，凳子斷了脚，桌子起了疤。可以說，窮到極巔了。

但他能夠活着，能够活下去。

這是誰的功勞呢？

他的手的功勞！

他的手會掘地，會種菜，會礱穀，會舂米，會磨粉，會划船，會砍柴……

易家村極少這樣的人物。雖然人人知道他的手不乾淨，却也缺少他不得。

又例如，易家村死了人，冰冷冷的，誰去給他穿衣呢？——阿長！陰森森的，誰在夜裏看守屍首呢？——阿長！臭氣冲鼻的，誰去扛着他放下棺材呢？——阿長！

不僅這些，他還學會了別的事情。

『黃金十二兩！』

『有！』他答應着，硼的敲一下銅鑼。

『烏金八兩！』

『烏金八兩！』

『有！』硼的又敲一下銅鑼。

『白米三斗！』

『有！』

『白米四斗！』

『有！』

『白米五斗！』

『有！』

『白米六斗！白米七斗！白米八斗！』

『有！有！有！』他答應一聲敲一下，一點也不錯誤，一點也不遲緩，當入殮的時候。

對着死人，他不吐一口涎不發一點抖。他說着，笑着，做着，彷

彿在他的面前躺着的不是死人，是活人。

『啊，爬起來了！』

半夜守屍的時候，常常有人故意這樣的嚇他，手指着躺在門板上的死人。

『正是三缺一，勿來傷陰隲！』他安然笑着說。

『穿得眞好啊！綢縐和花緞！』

一次，在守屍的夜裏，阿畢鴉片鬼忽然這樣的說了起來。

『金戒指不曉得帶了去做什麽！難道這在陰間也有用麽！』阿長說。

『怎麽沒有用！』

『壓在天門，倒有點可怕！』

『你去拿一隻來罷！我做庄家！我不怕！』

『拿一隻就拿一隻！』阿長隨口的說。

『拿一隻就拿一隻！』阿長隨口的說。

『只怕閻吳大王要你做朋友！』

『笑話！剝屍也有方法！』

阿畢鴉片鬼笑了。

『你去剝來！』

『一道去！』

於是認眞的商量了。

這一夜守夜的只有三個人，其中的一個，這時正熟睡着。他們兩個人切切的密議起來，沒有誰聽見。

阿畢鴉片鬼是一個光棍，他窮得和阿長差不多。據易家村人所知道，他走的也是岔路。

於是過了三四天，這事情舉行了。

夜色非常的朦朧，對面辨不出人。循着田塍，阿長和阿畢鴉片鬼悄悄的向一家出喪纔兩天的棺材走去，後面遠遠的跟着阿長的妻子，因為這勾當需要女人的左手。

阿長的肩上背着一根扁担，扁担上掛着一根稻繩，像砍柴去的模樣。阿畢鴉片鬼代他拿了鐮刀，一隻蔴袋，像一個伴。

不久，到了那棺材旁了。

兩個人開始輕輕的割斷草繩，揭開上面的草。隨後阿長便在田裏捻了一團泥土，插上三根帶來的香捧！跪着拜了三拜，輕輕禱告着說：

『開門！有事看朋友！』

說完這話，也就站起來，和阿畢鴉片鬼肩着棺蓋，用力往上抬。

棺蓋豁然頂開了。

那裏面躺着一個安靜的女人，身上重重疊疊的蓋着紅綾的棉被。頭上包着黑色的包頭，只露出了一張青白的面孔。眼睛，鼻子和嘴巴

棺蓋豁然頂開了。

那裏面躺着一個安靜的女人，身上重重叠叠的蓋着紅綾的棉被。頭上扎着黑色的包頭，只露出了一張青白的面孔。眼睛，鼻子和嘴巴也陷了進去。

掀開棉被，阿長就叫他的老婆動手。

於是拖雞豹便走上前，在死人的臉上，拍拍的三個左手巴掌，低聲而兇惡的叫着說：

『欠我銅錢還不還？』

屍首突然自己坐起了。因爲女人的左手巴掌比什麽都厲害。

『還不還？』阿長也叫着說，『還不還？連問三聲，不還——就剝！』

三雙手同時動手了。

這一夜滿載而歸……

不久，阿長和阿畢鴉片鬼上了癮了。那裏最多金戒指，銀手鐲，玉簪，緞衣，紅綾被。地點又多半在野外，半夜裏沒有人看見，安靜地做完了事，重又把稻草蓋在上面，一點不露痕跡。

沒有什麼買賣比這更好了！安隱而且厚利。

但一次，事情暴露了。

一處處人家，看見棺材旁脫落了許多稻草，疑惑起來，仔細觀察，棺材上的稻草有點紊亂，再看時，棺材蓋沒有合口。

一傳十，十傳百，傳了開去，許多人都驚疑起來，細細地去觀察自己家裏人的棺材。

有好幾家，發現棺材口邊壓着一角棉袍或衣裳……

有一家，看見半隻赤裸裸的手臂拖在外面，棺蓋壓着……

一天下午，阿長正在對河的火燒場裏尋找東西，忽然看見五六個

一天下午，阿長正在對河的火燒場裏尋找東西，忽然看見五六個背着鎗的警察往自己的大門內走了進去，後面跟着一大羣男女。阿長知道事情有點不妙了。他連忙在倒墻和未曾燒光的破屋中躲了起來，他只用一隻眼睛從破洞裏張望着。

對河的人越聚越多，都大聲的談論，一片喧嚷。

不久，人羣兩邊分開，讓出一條路，警察簇擁着他的妻子走了出來。一個警察挾着一條紅綾的被，那正是阿長最近剝來的東西。

呵，阿長的老婆捉去了！阿長所心愛的老婆！

沒有什麼事比這更傷心了，阿長看着自己的老婆被警察繩綑索綁的捉了去。

他失了心似的，在附近什麼地方躲了兩天，飯也沒有吃。

過了三天，易家村又騷動起來，街路上擠滿了人。

阿長偷偷的看見人羣中走着自己的妻子。手反綁着，頸上一個木架，背上一塊白布，寫着許多字。七八個背槍的警察簇擁着。一個人提着銅鑼，不時敲着。

完了！一切都完了！

阿長的老婆顯然已定了罪名！不是殺就是槍斃！

可憐呵，阿長的老婆！這樣青輕的年紀！

阿長昏暈了……

待他醒來，太陽已經下了山，黑暗漸漸罩住了易家村。

這時正有兩個人提着燈籠，談着話急促地走過。阿長只聽見一句話：

『解到縣裏去了！』

阿長不想再回到家裏去，雖然那裏還藏着許多秘密的東西，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了。而且，即使可能，他也不願再見那傷心的房子。

他決計當夜離開易家村了。

阿長不想再回到家裏去，雖然那裏還藏着許多秘密的東西，還顯然是不可能的事了。而且，即使可能，他也不願再見那傷心的房子。他決計當夜離開易家村了。

他的心雖然震蕩着，但他的腦子還依舊。他相信大地上還有他可以過活的地方。

『說不定，』他想，『別的地方更好！』

他的心是很容易安定的。新的希望又生長在他的腦內。

在朦朧的夜色中，他赤手空拳的出發了……

阿長，阿長！

阿長！阿長!!!

……

第八章

阿長離開易家村是在民國……年，三十……歲，至今將近十年了。

關於他，沒有什麼消息，在這冗長的年月中。

新的更好的地方應該有的罷，找到他，在阿長總是可能的罷——

給阿長祝福！

微小的生物

初冬的一個夜間，我獨坐在小樓中。

可愛的秋的創造者的音樂久已悄然不復可聞，主宰着這夜間的，已是滿含着凄涼滋味的沉寂。

油燈乍明乍滅地發着暗淡的光，在憂鬱中影出了若呆笨若生動的杯壺的大影在牆上。牆壁露着漏水浸黑的霉點，愁容滿面的站着，不時皺着黝黑的斑疤。屹立的書架幌搖着，不堪載重一般。

『阿，初冬的夜是凄涼而且可怕呵！』

在這種境象中，我不禁竦然沉思起來，目光便不知不覺離開了桌上的書本。

我看見了一幅同樣淒涼的圖畫：

風已比前尖削；太陽時常蒙着霧一般的面網，淡淡地發着光；灰色的雲的流動顯得滯呆而沉重。寒冷包滿在大氣中。野外的草木恐怖地抖顫着，無力拖曳牠們翅膀似的，時時抖下萎黃的殘缺的葉兒，一天比一天裸露了。遠處的山彷彿火災後的殘跡，這裏焦了頭，那裏爛了額。一切都變了色，換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

『一般微小的生物已在這時滅亡了！』我想，對着這可怕的冬的圖畫。

這是的確的：許多的花草已經枯萎，蟲豸的鳴聲已經寂然；就連強的人也披上厚而重的衣，顯得特到呆笨了。

但在這樣想着的時候，一種輕微的襲擊忽然落到了我的面上。彷彿無意的一般，牠像一片柔毛的尖端在我的面上輕輕拂了一下。

燈光漸漸明亮了。

在染着密密的黑點的書頁上，我驚訝地看見了一個微小的生物。

燈光漸漸明亮了。

在染着密密的黑點的書頁上，我隱約地看見了一個微小的生物。牠微細到這樣，幾乎和行間的標點難以分別，若不是牠微微地蠕動着。

牠彷彿是一個蚊子。

『咦，這時還有蚊子嗎？』我不禁驚訝地想，『有意似的，牠想證明我的感想的謬誤吧？』

我想着，不自主的就伸出指頭往那裏一抹。

似乎，牠被我抹死了。但沒有一點痕跡。很乾，沒有血，也沒有水。指頭很乾淨。在書上，黑點的中間，只留着三兩顆微小的灰點。這大概就是這個微小的生物的身軀了。

『嗳，微小到這樣！』

我想着，往書上噓了一口氣。於是連那灰一般的東西也不知那裏去了。白的紙上仍只見黑色的字的斑點。

『這樣的可憐！』我想，『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或水分，當牠被我抹死的時候。死了又沒有一點痕跡。彷彿沒有死，也沒有活着過，很像世界上不曾有過這小東西。……』

正當我這樣想着的時候，第二個蚊子似的小東西又飛來了。不，牠像是自己飛來，似乎是被什麼驅落在書上一般。牠的翅膀和肢體一樣的難以辨別。

我不[illegible]主的又伸出手指去抹了一下。

一切都和第一次相同：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也沒有一點水分，只有幾點微小的灰是牠的痕跡，但這痕跡也不長在。

『咳咳，難道連感覺也沒有嗎？』我自己問自己說，『牠曾經感

覺到劇痛，稍微掙扎了一下，顫動了一下嗎，當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時

水分，只有幾點微小的灰是牠的痕跡，但這痕跡也不長在。

『咳咳，難道連感覺也沒有嗎？』我自己問自己說，『牠曾經感覺到劇痛，稍微掙扎了一下，顫動了一下嗎，當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時候？……』

燈驟然陰暗了。牠似乎悲哀得不願繼續放光，抖顫着想熄了下去。牆上的影子幌搖了幾下，愈加模糊起來，想凄然隱避一般。牆壁的皺紋愈加深了。書架傷心得像要倒了下來……

但這樣的繼續得不久，燈又驟然明亮了。

『嗡……』

一種聲音忽然在我的耳邊叫了起來。

牠落在書上，微小的和前二個一模一樣，但活潑，靈敏。

牠伸展着翅膀，漸漸變大了。

我很清楚的看見了牠的閃閃發光的眼睛，尖利的嘴，長而威凜的頭頸，堅强的翅膀，粗大的腿——威嚴而且可怕。

『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末微弱！』

牠忽然對我抬起頭來，大聲的說起話來。

『到了第二個的夏天，我們又將起來，集合着伴侶，攻擊你們卑劣的人們！那時，我們將吸盡你們的血液，帶給你們疾病和死亡！……冬天是我們安息的時期，現在，我也去睡眠了，明年再和你相見！……』

他說了，嗡的一聲，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聽着，不禁竦然，毛髮都豎了起來。

燈愈加明亮了。牆上的影子兇惡地睜着眼。牆壁帶着黝黑的斑點，張着口，獰獰地枯笑着。書架豎着眉毛，危然站着……

最後的勝利

阿吉叔急急忙忙地吃完中飯，戴上偌大的舊笠帽，將褲脚捲到脫了毛的大腿上，赤着脚，便忽忽走出大門去。

『新穀快熟了……』他一面走，一面低着頭想着，猛不防眼前顯出一個高大的人形。

他像快要撞到牆壁上去似的，慌忙收住了兩脚，抬起頭來。

『啊，你回來了？』語氣恭敬而且親熱。

但對面站着的人沒有回答，只睜着兩眼望他。

阿吉叔立刻像平時一般恭敬地低下了眼光。他沒有在那裏等待那人的回答，他只驚訝地想着：『怎麼不坐船來……？』

過了一會，高大的人說話了：

『給我……拿回去……』聲音低而且緩，是命令的口氣。

阿吉叔這時纔看見了那人手中的包裹，沒有閒暇打量包裹中的東西，也不等待他提過來，便伸出手去接住。

他抬頭四面一望，纔知道自己是在橋邊，便立刻轉了方向，向那人的家裏走去。

進了高大的牆門，阿吉叔就遇見了他嫡親的嫂嫂。

『人呢？』

他的嫂嫂瞥了阿吉叔一眼，便驚訝地這樣的問他。

阿吉叔呆住了。他先前原沒有注意到他的姪兒子往那裏去，一路走來，只是低着頭，沒有回頭向橋的那邊望過。

『怕是看人去了……』他不敢確定的說。

『噯——！』

這聲音驚憂而且埋怨，阿吉叔恍然若有所悟似的，連忙搶上他的嫂嫂前面，走出了大門。

他看見他的姪兒子貴生老板了。

他像船失了舵似的在路上搖蕩，前一步後一步，兩腿沉重得像有幾百斤重。他走了幾步，便停住了脚，東望一望，西望一望，裝出停停走走在安閒地觀看東西的樣子。

阿吉叔有點吃驚了。他趕快迎了上去。

『怎麼呀？我扶你回去罷？』

他低聲問貴生老板說，但不敢伸出手去觸着他。

貴生老板搖了一搖頭，眼中射出嚴厲的光來。阿吉叔知道了他的意思，便立刻低下頭，跟在他後背。

貴生老板的掙扎似乎成了功，他愈加有了氣力，愈加裝得鎮定了。他還不時的慢慢地回過頭去望他的叔叔，一隻手臂趁勢搖蕩到胸前，裝出一邊觀望，一邊在指手劃脚的模樣。

他的母親站在大門外望着，也强裝出鎮定的態度。直至貴生老板走到大門口，她纔發出急迫而含埋怨的命令：

『扶他進去呀！』

阿吉叔知道用得着他的時候到了。他搶上一步，抱住貴生老板的腰，拖進大門，一直衝進了前房。

貴生老板從心底裏哼出一個『呣』字來，便閉着兩眼，倒在籐椅上。

阿吉叔頭一次遇見這事情，心裏又驚異又害怕。他不曉得他的姪兒子生的什麽病。他只看見他躺在籐椅上，臉色又靑又白，像有了什麽不吉的事似的，聽不見他的鼻息聲。他想問他的嫂嫂，但他的嫂嫂

麼不吉的事似的，聽不見他的鼻息聲。他想問他的嫂嫂，但他的嫂嫂看見他要開口，便搖着手止住了他。

約莫過了一刻鐘，貴生老板的妻子端了一碗湯來了。貴生老板偏過頭去，依然閉着眼睛，張開嘴巴，喝了幾口，又一動不動地躺在籐椅上。

果然這是一種寶貴的補品，不到半點鐘，就生了效力了。貴生老板的嘴唇漸漸翕動起來，打了幾個呵欠，眼皮也漸漸睜開，手和脚伸起懶來，最後竟起來換了一個地方，坐在桌子傍的靠背椅上了。

他瞥了坐在角隅裏的阿吉叔一眼，便嘆了一口氣。

「這樣沒有用處！」他緩慢地對着阿吉叔說，「要你拿包袱，就拿着走了。難道我好好的，連包袱也拿不動嗎！」

「我道你有事去……」

『什麼天大的要緊事，到了家門口，不進來！……』

『唉，眞是不堪，越老越笨了！』貴生老板的母親也嘆着氣埋怨說。『一點不曉得看風色——！要不是燕窩湯吊一吊……那東西眞會作怪……』她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

阿吉叔第一次眼快，他看見貴生老板對他的母親丟了一個眼色。他心裏有點明白了。但却也不十分瞭然：『那東西是什麼東西呢？怎的會這樣作怪？怎麼燕窩湯吊得住呢？……』

正當阿吉叔這樣想的時候，貴生老板站起來了。在房中踱了幾次，他便要到街上去。照他母親的意思，這是不必的：上城裏去了兩天，一定很疲乏，應該休息休息，況且剛纔又出了毛病。但貴生老板却不以爲意。他心裏只記掛着他的米店，兩天不曾到那裏去，在他好像已經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他的母親知道她兒子的脾氣，看見他搖一搖頭，便不再多說話。至於阿吉叔是向來不參預的。他早已跟着貴生老板站起來，這時也就跟着他走出了大門，無須打什麼招呼，便由另一條小路往田間走去。

貴生老板沒有注意阿吉叔，他心裏只是計算着米價：

『新穀快上場了……陳穀必須跌價……米價要跟着漲落……四元算……三元九角算……三元八角……進貨出貨，一年四季全靠這時弄得得法……阿眞那廝可惡，他敢在這裏開起米店來！搶我的生意！昌餘從前有兩石米一天生意，現在祥生一開，只有一石五六斗之譜了！阿眞這廝有什麼本錢！……』

他想着想着已經走到了昌餘米店的門口，還不聽見有人對他打招呼，便抬起頭來，往店堂裏望去。

店堂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

於是驚訝生出氣忿，氣忿又生出了警告：

「呃！呃！」大聲的乾咳響了。

這時從店堂的裏間便走出來一個人。

那不是店裏的賬房三先生，不是學徒芝玉，也不是米師父阿生。來者是村上的元林駝背。他手中提着一隻米籃，忽忽忙忙的迎了出來。

貴生老板生成眼尖，他一眼就瞥出了元林駝背慌張的神色。

「付了錢走！」他扯住了元林駝背的衣服，大聲喊着說。元林駝背慌了，他吃吃的說：「賒一賒，忘記帶來了……」話還沒有完，貴生老板便是拍的一個耳光。

「瘟賊！」

於是店堂裏的人就漸漸多了起來，你一句我一句的紛紛議論不休

於是店堂裏的人就漸漸多了起來，你一句我一句的紛紛議論不休。阿生米師父捲起了褲脚，揑着拳頭，顯出躍躍欲試的神氣。元林駝背早已低下了頭，從頭頂紅到頸背，不敢做聲。

「元林駝背不是光棍！」貴生老板怒氣冲冲的說，「他的老婆還戴着金戒指！」

「元林駝背一向是貪小的！」有人這樣的說，搖着頭，「這次可糟了！」

「放我回去吧，貴生老板！」元林駝背吃吃的說，嚇得不敢抬起頭來。「我準定消你的氣！」

「不能消氣就了事！像你這樣的人也偷起米來，無怪我年年要拆本！還得罰你一罰！」

「情願受罰——但今天討個情，貴生老板，放我回去！」

元林駝背畢竟是愛體面的人，他看見人越聚越多，愈加站不住了

「找個保來！」

「找……」

「你找的不算！由我找！」貴生老板心裏已經有了打算，隨便望了一望看客，便指着一個人。

「只有他可以做保！」

那不是別人，是元林駝背的叔叔梅金先生。他不但是元林駝背的叔叔，還是那一房的房長。他家裏是有一點錢的。

梅金先生知道自已推托不得，只好答應了下來！「由我諦吧……

……」

「好，就把駝背交給你！」貴生老板知道事情已經擺佈好，便鬆手走進了店堂的裏間。

一場熱鬧便就此暫時了結了。元林駝背不但沒有偷到米，塌了台

手走進了店堂的裏間。

一場熱鬧便就此暫時了結了。元林駝背不但沒有偷到米，塌了台，連自己帶來的籃子也早已被惡狠狠的米師父阿生奪去了。

當日午後，梅金先生知道自己的力量還不夠，便又邀請了兩個可以說話的人，奔來奔去，懇情而又懇情，事情總算解決了：元林駝背罰出一對一斤重的臘燭，二十四個大爆仗，一桌十二大碗的酒席，唱一台書，外又大洋三十六元。

照貴生老板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店堂裏出了事，必須敬一敬神，一對臘燭，一桌酒席不可少；捉住了賊，放一點爆仗，唱一台書，可以殺一儆百，也不可少；一年三百六十日，罰他三十六元，保這一年中昌餘不再有被偷之事，也不可少。他又聲明，他並不要這三十六元大洋，過了一年沒有人偷他的米，他準定如數拿出來修築街路。

元林駝背只好答應了。他雖然沒有錢，他的老婆還有兩只金戒指

，一條華絲葛裙子，不夠的再借一點。

第三天清晨，阿吉叔就忙碌起來了。他須到祠堂裏去打掃，給唱書先生預備唱台，給大家預備凳子，點起一支香到橋上放完二十四個爆仗；下午還須措桌子，分碗筷，一碗一碗的把十二大碗搬了出來請大家喫晚飯。

在座的七個人：貴生老板，梅金先生，梅金先生請出來說情的松林叔和定喜叔，昌餘米店的賬房三先生，一本學堂校長林老先生，還有新從司令部回來的雲富組長。這七個人裏面貴生老板最有錢，松林叔輩份最高，林老先生年紀最大，雲富組長年紀最輕，地位最高——他做了官，他自己是老爺，他的父親是老太爺了。因此這一桌最高的上橫頭就讓給了雲富組長。梅金先生坐在下橫頭斟酒。

趙家橋人向來是做生意的多，做官的還不常見，像雲富組長似的

做到「長」，愈加是空前的榮耀了。因此大家不復談及偷米的事，都

做到「長」，愈加是空前的榮耀了。因此大家不復談及偷米的事，都把談鋒轉到對組長的稱羨上去。

「趙家橋的風水轉了！」林老先生笑容滿面的說，「這一代出了一個文官，又出了一個武官，正所謂文武雙全！」

「一點不錯！」松林叔接着說，「司令部，教育部，都在部裏！雲富組長手下怕有不少的人吧？」

「有二十幾個！」雲富組長驕傲地回答說。

貴生老板立刻現出驚羨的神情，笑了起來，他覺得和昌餘米店裏所用的人一比，數目差得太多了。他手下還只有五個人，連米師父算在內。

「還許多人自然都聽你的命令，他們做點什麼事呢，組長？」梅金先生探詢地問。

『我發命令，今天叫他們到某處捉人去，限幾點幾分鐘回來繳令，就得幾點幾分鐘回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支手鎗。』

大家都愈加驚異起來，他們覺得這個武官比文官威風得多了。

貴生老板偏過眼光去，睨見了組長洋裝上四五塊方圓彩色的牌子。正在亮晶晶地發光。他立刻又低下頭來。組長的筷子一動，他就聽見了那些牌子叮叮噹噹的聲音。喫了一會，貴生老板發問了：

『組長，現在外面的情形怎樣，可有新聞嗎？』

『新聞多得很，南京開了許多兵到九江去，快要和漢口開戰了。』

『怎麽說？南京這一國又快和漢口那一國打起來了嗎？』貴生老板驚異地問。

『不是這一國那一國，』雲富組長笑着說，『是南京政府和漢口政府。』

『那末我們趙家橋是歸那個政府管的呢？』

『那末我們趙家橋是歸那個政府管的呢？』

『自然是南京政府！』

『那末，組長，這裏打到漢口去，會打到天津嗎？』林老先生害怕地問了，他的姪子正在天津的紡紗廠裏。

『路差得遠呢！』組長又笑了起來，『一個在東北，一個在西南，相差十萬八千里！』

於是林老先生釋然了。

在牌子的叮叮噹噹的聲音裏，大家很榮幸的散了席。

貴生老板確信日後有什麼事，可以不必害怕了：有組長在這裏！

於是過了不久，果然貴生老板要相煩組長了。

事情是這樣：他的女兒聽見了祥生米店的老板阿眞在批評他，說他敲元林駝背的竹槓！他氣兇兇地跑了去，質問他和元林駝背的關係

，不客氣的問他是不是賊窩家。阿眞不能承認，爭罵起來，貴生老板便是拍的一個耳光。他早已看不起阿眞，現在遇到機會。便儘量發洩了。但阿眞雖然還喫不起燕窩湯，却也不肯喫虧，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找到了一個師爺，住周家鎭上的警察分所去告了。所長派了人來，要貴生老板去講話。貴生老板活了四十多歲，還沒有到過警察所，便去相煩從司令部回來的組長。組長欣然答應說：『我陪你去！』他便大膽的踏進了警察所的門限。

警察所設在關聖廟裏，兩邊滿是兇狠的菩薩，來往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軍衣，戴着白色的軍帽，有幾個還背着鎗站着，顯得愈加森嚴可怕。

『今天阿眞可倒霉了！』他聽見組長的叮叮噹噹牌子響，便愈加大膽起來。

阿眞已在那裏，低着頭，坐在一條板凳上

貴生老板便坐在旁邊的一條板凳上，偏着頭不屑望阿眞。組長坐在後面另一條板凳上，雜在其餘似爲打官司而來的人叢中。

約莫過了半點多鐘，所長出來了，旁邊跟着嘰哩咕嚕說着外省話的師爺，和兩個背鎗的警察。

貴生老板一眼望去，看見所長也穿着白色的軍服，有一撮短短的八字鬍髭，沒有叮叮噹噹的牌子，只有一塊褪色的黃布一半露出在口袋外。師爺似的人穿着一件夏布長衫，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

大家便都站了起來。

所長和師爺似的人坐倒在靠背椅上，沒有注意到組長，便用不純粹的本地話發問了：

「你是貴生嗎？」

「是呀！」貴生老板大膽的回答說，回頭去望了一望組長，他看見組長安然坐在板凳上。

「你打過阿眞嗎？」

一提到阿眞，貴生老板心頭火起了，「什麼東西，阿眞是！」他想。於是他便大聲的回答說：

「打了他又怎麼樣！」

「王八蛋！」

貴生老板忽然聽見了這三個字，全時拍的一聲，左邊面孔連耳朵着了一個沉重的巴掌。

雲富組長從板凳上站了起來，待貴生老板定了定神，回頭去望時，他已經不在那裏了。

這一來，貴生老板喫了大驚，他知道事情不妙了，只好連忙認錯

這一來，貴生老板喫了大驚，他知道事情不妙了，只好連忙認錯

「這次落在我們手裏了！」警察分所的巡查員高興地叫着說。貴生老板不能再躲賴，只好摸出四百元鈔票來，其餘的兩百元，立了一個字據，纔開了大門，送巡查員出去。

第二天清晨。阿吉叔又忙碌了。他應該先到周家鎮上的一家錢莊，隨後再到關聖廟裏去。

但貴生老板到底是在走運的時候，正當他吩咐阿吉叔如何如何的時候，組長從司令部回來了。

雲富組長，現在已升了股長。這次的回家，與前大不相全。他坐着一頂轎子，前面一個兵，後面一個兵。他們肩上都背着一支短短的駭人的槍。股長穿着一身忽而變黃，忽而變藍的閃閃發光的軍服，皮帶從肩上圍到腰上，頭上戴着一頂軍帽。

貴生老板和阿吉叔奔出去看時，他剛從轎裏出來，往自己的門內

走進去。一雙烏黑黑地發光的皮綁腿把阿吉叔嚇得吐出了舌頭。

「不怕了！……」貴生老板自言自語的說，便不再打發阿吉叔往周家鎮去。

過了不久時候，貴生老板估計着股長已經休息過來，便踱了過去，把他的事情稟知了股長。

股長發氣了。

「那還了得！你把這兩百元送到警察所去，不如送給我的底下人還要好些！我叫他連那四百元也吐出來！」

過了一天，股長親自出馬了。他帶了兩個隨兵，雇了一頂轎子，便往周家鎮而去。

阿吉叔也高興起來，依着貴生老板的吩咐，搖搖擺擺地像封了官似的跟在股長的隨兵後面。

轎子停落在關聖廟門口，門兵就喝着「立正！」行起禮來。

股長遞給隨兵一張很大的片子，上面印滿了大大小小的字。

轎子停落在關聖廟門口，門兵就喝着「立正！」行起禮來。

股長遞給隨兵一張很大的片子，上面印滿了大大小小的字。

警察所長很快的出來了。他也穿着軍衣，背着皮帶，戴着軍帽。兩個人都舉手到帽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隨後所長便很客氣的把股長請了進去。

阿吉叔很注意的看着，他看出所長不如股長的地方了：股長帽上有一顆三角的星，所長只有一顆兩角的星！

「股長比所長高一級！」阿吉叔想，便覺得自己也威風起來，站了一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客廳旁走了過去。

「不能少……」阿吉叔聽見所長的聲音。

「不能少，跟我到上面去領！」股長憤然的說。

「好！」阿吉叔聽見所長也强硬的說，「上面去就上面去！……」

於是客廳裏皮鞋聲響了起來，所長走出來又走進了別一間房子。

轎子很快的又叫來了一頂，所長也帶了兩個背槍的隨兵，和股長的轎子與隨兵一起出發了。

『回去告訴貴生老板，我們到縣裏去了！』股長在轎裏吩咐阿吉叔說。

阿吉叔捏着一把汗回家，他不知道這一去吉凶如何。『所長居然敢和組長到縣裏去了！』他想，『但無論如何，股長的星，比所長的多了一角！』

阿吉叔的見解不差，股長勝利了。他當晚就坐着原轎回了家，兩個背槍的隨兵也跟了來。

只是所長沒有回來。

他不再回來了。

貴生老板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了。

貴生老板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了。

祥生米店的房子不久就變做了昌餘米店的棧房。阿眞那廝，從此再也開不起店來。

阿吉叔呢，也不再意外的忙碌，只天天種他的田了。

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王魯彥

發行處　新生命書局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印刷所　倉頡印務有限公司
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三六號
電話北一五二九

實價大洋五角

